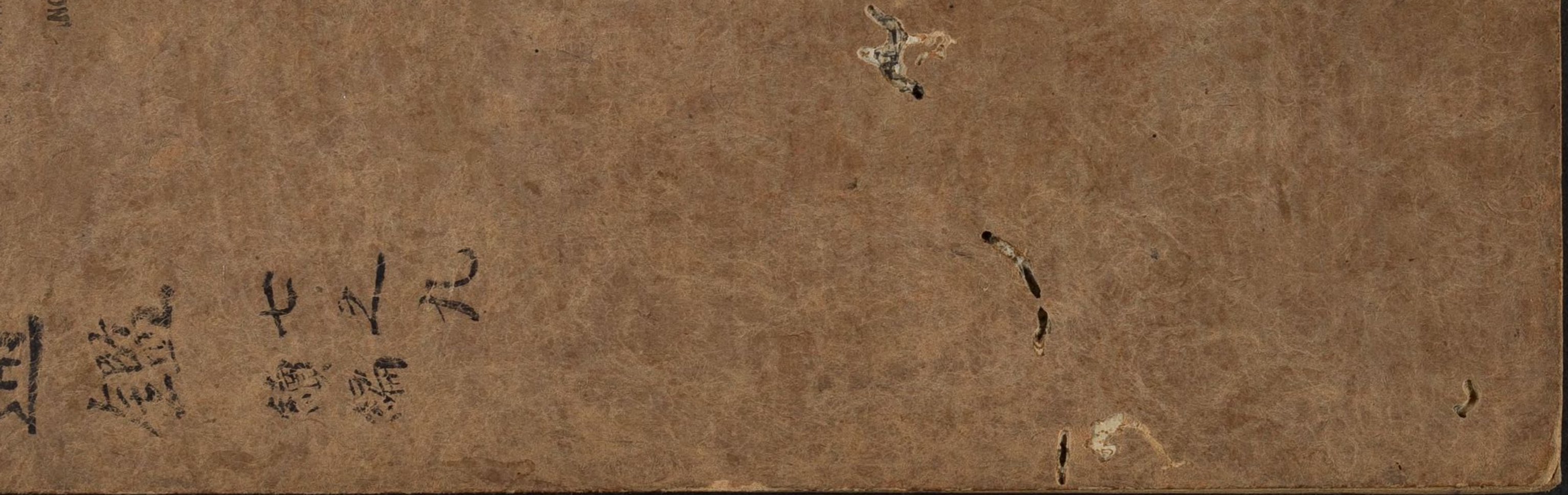
(1931-1943)
THE GIFT OF THE 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5 1955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岡田眞之藏書

恰雲山莊圖書記

新刊憲章故正綱目點資治通鑑節要會成卷之七

○宋紀　附遼紀

徽宗皇帝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崇寧無嗣大臣與皇太后立之遂登大寶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擄去壽五十四殂于沙漠○帝性機巧多技藝不修國政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乘機而起宣和二年睦州民方臘以妖術誘衆反於幫源洞僭號改元後雖討平之反覆不省屏棄忠正信任奸邪與金人盟約滅遼尋為金人所欺靖康二年大舉入寇擄帝北行至紹興五年殂于五國城哀哉

辛巳　建中靖國元年遼天祚帝延禧乾統元年○夏永安三年　春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北斗。貫紫微垣。至天市垣。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流星燭地赤黑色。復有黑氣在旁。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日三氣之。而亦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

何太后崩

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願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皇太后向氏崩○

范純仁卒

觀文殿大學士范純仁卒于鄧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絶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居宣仁誣謗之末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椎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史臣曰遼道宗即位之初求直言訪直道勤農興學救酋鄙患蓼然可觀既而行謗訕之令重吉訐之賞群邪竝興諛巧競進賊及骨肉諸部多叛甲兵之用無盛白焉一歲而斂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尚足與論治道哉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戸參軍先是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繼志紹述之時將肆其忠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初蘇轍論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悼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罷任伯雨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初伯雨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皆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論益力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不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一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唐德宗信用盧杞楊炎專事苛刻重役于民朱泚等謀叛進逼京師帝幸奉天及梁州以

避之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以趙懷德知涇州○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五月癸酉皇后○作觀成殿于景靈宮奉宗神御○六月范純禮罷絶禮罷以言事忤帝意魯布憚之出知潁昌府○秋七月安燾罷○罷左司諫江公望○以將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楶音節同知院事陸佃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

陳瓘

○罷權給事中陳瓘魯布忌之出知泰州○遼主延禧尊其考妣為帝后尊其考昭懷太子潛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尋誅乙辛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乙辛得里底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復用宰臣之家○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奉宮童賈性巧媚善策人主意先是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三吳今蘇潤湖三州是也訪書畫奇巧紹杭月餘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貫附語言論奏由是常屬意用京次階道録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袞口一詞譽京會韓忠彥助之忠彥引京自助故有是命○以西番賜羅撒為歸川首領賜羅撒龍授之命○詔改明年元為崇寧○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詔以為中書舍人給事中羔待講洵武言必欲繼志述事非蔡京不可按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卿監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曰元豐助紹述者唯温益一人右曰元祐舉朝百執事咸在帝以圖示曾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與卿不同布曰洵武既與呂惠卿異臣見異臣安敢預議明日改附温益益欣然請相京而藉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之意相京矣

壬午　遼乾統二年　夏貞觀元年　春二月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

宋史筆斷曰人君之所以敬天地事鬼神者無他焉在乎克謹禮樂之用而已蓋禮得其中則其政無不善樂得其和則其德無不明此君子所以見禮而知其德也夫功臣配享始於商之盤庚周制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蔡於太廟司勳詔之蓋使功臣配食於蔡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太宗以趙普有開國之勳配饗於太祖。君子猶或非之況於王安石配享神宗蔡確配享哲宗乎夫以安石之邪。凶于而國故不必論確之為人。奸佞尤甚。上則師于安石下則友於章惇妄貪定策之功倡和欺君之惡朋邪害正滅德作威基黨獄於元豐重污名於紹聖誅之猶尚未快人意況尊崇之乎今也徽宗不明於是乃信讒諂之言。遂以蔡確有功使之配享哲宗廟庭嗟乎此豈惟不能允愜公論亦必貽笑於將來矣。且崇寧之初祖宗之法猶在徽宗之慾未萌。天下人心。尚欲思治。自蔡京配享廟庭之後復圖黜宰元豐功臣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禮廢於邪樂崩於佞始。孤天下太平之望矣然則邪臣配享廟庭豈無所自興乎王安石配享於神宗章惇倡之也蔡確

追封伯魚子思

復追贈元祐黨人

蔡京相

配享於哲宗曾布蔡京讀之也以如是之奸諛而遇如是之人主則禮樂寧有不為其所廢王蔡寧有不至於配享者乎觀乎此則知崇寧之政亂而宋之社稷必亡矣

○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三月詔官者童貫製御器于杭州○夏五月韓忠彥罷○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內侍請以金飾宮宇詔黜之○陸佃罷以與魯不協○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劉浩于永州○秋七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成任○以蔡京為尚書

右僕射○焚元祐法○詔置講說司於都省。命參尒提舉○章參罷
○復罷春秋博士○八月初置安養院於郡縣養民之貧病者○詔
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詔司馬光二十一人。凡子弟毋得官京
師○以趙抃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九月初置居養院於京師
以處鰥寡孤獨者○詔中書籍元符三年日食上書人為邪正黜陟
有差（初元符末日食求直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至是參京與其
黨葉夢得強浚明等議請下詔籍其章疏於是鍾世美
治議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以范
復孟后（浚明特降責有差）○治議復元祐皇后。貶元
符宰執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官安置侍從臺諫舍人擊豐稷陳瓘
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以馮瀚為鴻臚寺主簿時內侍郝隨諷參京
再廢孟后會昌州（昌州今重慶川官馮瀚仁書言先帝既終則后無
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
慈婦之恩。於是侍御史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等乞治老符末



（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
為大臣等○參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
奸黨（奸黨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奸黨請帝書之
刻石）于端禮門
遂刻石于端禮門
綱目斷云。抑考元符三年夏四月丁酉日食之變于時上書者有
崔鶚極論章惇之惡既而又有陳師錫龔夬豐稷陳瓘江公望等
相繼論參京之奸。故方有罪免官至此立黨人碑籍元符末上書
者。追憾諸公故也噫參京此舉固不足以加損于彼而適足以重
已之過書曰。作偽心勞日拙。京之謂矣
瓊山丘氏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則肆為朋黨之說。君子指小人為
黨。小人亦指君子為黨。甚至君子亦指君子以為黨而小人亦然
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宋自元祐以來黨論滋起互相指斥不
復能辨衣冠塗炭垂三十年。至于崇寧其禍極矣嗚呼有國者。其

尚公以存心恕以待物無偏無黨一惟理之是準庶幾消朋黨之禍於未然哉

廢孟后出居瑤華宮

○冬十月蔣之奇罷○詔責降人不得同州居住○復廢元祐皇后爲仙師出居瑤華宮從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及蔡京等論之也○罷元符臣僚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祠禄○以蔡卞知樞密院事○遼蕭海里叛入于阿典部生女直部節度使盈哥誅之先是海里遣阿典部族人斡達剌約同舉兵盈哥執之會遼主命盈哥討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混同水源出長白山北流經五國城又北合松花江東注于海蓋先是女直甲兵未嘗滿千也時遼兵追海里者數千而不能克盈哥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阿骨打策馬而進海里中流矢墮馬執而殺之女直輕遼兵大破其黨遂海里首以獻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

安置元祐黨人于嶺表

今平○安。置。元。祐。未。嘗。諫。官。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十二人謂陳瓘任伯雨龔

安置元祐黨人于嶺表

今平○安。置。元。祐。未。嘗。諫。官。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十二人謂陳瓘任伯雨龔

易簀益自肆矣○十二月議復湟州賊元符末執韓忠彥曾布安民

范純禮蔣之奇等官○追謚哲宗子郤王茂爲獻入冠

學術政事。並勿施用○沅州徑

癸未二年遼乾統三年夏貞觀二年春正月安置知越州鄒浩于昭州越州今紹興府昭州

温益卒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狡譎傅會而已○以蔡京爲

尚書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更權茶法○置

諸路茶場○三月詔黨人子弟得擅到闕下○策進士于集英殿

趙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爲尚書左丞安惇同知樞密

毀唐鑑蘇黃文集

○夏四月詔毀范祖禹唐鑑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文集○以

院事○除直秘閣致仕程頤名頤自(涪)徙(峽)復直秘閣言者希蔡京
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毀順出身之字
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察致虛乞下河南盡逐學徒○詔內侍
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王厚復湟州○秋七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
見充三舍生者罷歸○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得為執政官○詔責降
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差遣○八月論棄湟州罪貶黼忠彥安壽范純
禮蔣之奇等官○大蝗詔有司酺祭○張商英罷與蔡京不合數詆
京逢君罷知亳州○九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並即外祠○置醫學○詔建崇寧寺于
諸郡○始正吏部選人階官○頒蔡京所書元祐奸黨碑刻石于州
縣令監司長吏廳壁壞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
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
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流涕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

石玉不忍刻元祐碑

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高麗使人如生女直部○冬十月(遼)
生女直部節度使盈哥卒兄子烏雅束立之(盈哥又用阿骨打之請令諸部不得擅置信牌馳
合以本部法令驛訊事由是號令始一遂闢土東北至于五國東北至于五國
土畏禿答矣○詔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遼)主謁太廟○
(遼)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為大叔徙鄭王淳為越王(和魯斡兵宗之子
魯斡之子也淳小字涅里和)(遼)主召監脩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更鹽鈔法○纂府銅
融州邵州蠻內附
甲申三年(遼乾統四年○夏貞觀三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母得至京師
○(遼)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為秘書郎(依宋)○鑄當十大錢○以蔡攸為秘書郎長子○鑄九鼎用魏漢律定鍾
律而言也○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三月置文繡院○
高麗侵生女直部○夏四月王厚復鄯州○罷講議司○五月更改
開封府為牧尹○改六曹名○王厚復廓州加蔡京守司空封嘉國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永新筆斷曰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由是論之孔子之德豈易言邪蓋周道既衰人紀大變禮樂大廢則天不得不命聖人以紀道統之傳此所以生吾夫子為萬世帝王之師也故以伊尹之聖傳說之賢猶不足以配其祀況王安石乎安石為人學邪行僞以大奸而惑世以大詐而欺君法變三司禍延數世誠覆邦之佞士亂政之憸人也奈何徽宗日就慆淫罔思名教乃以安石配享孔子嗟乎侮慢先聖制出於上固不可得而辨矣其如長奸辱國而為外夷所哂何且人君之所以尊中國攘夷狄者以其有聖道之存故也今一旦舉而棄之是自棄其大防也何以國為然則徽宗以安石辱配孔子蓋從秦京之請其亟若猶未也至于政和三年乃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其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其沐猴而衣冠之禮又何如哉宜其政亂國亡而有身辱庿庭之患也

○增諸州學未立者○置書學○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于朝堂通三百九人○詔內外官母得越職言事○秋七月行方田法○八月許將免○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劉逋武為尚書左右丞○以胡師文為户部侍郎○詔諸州學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冬十月夏人寇涇原遂會西番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敗王厚為鄯州團練使○十一月帝臨大學又臨辟雍○詔專取士于學校罷科舉法○十二月升通遠軍為鞏州今鞏

復封昌府孔子後為衍聖公

黎洞王古蠻楊成免等內附○安惇卒

史臣王氏曰嘗讀宋史姦臣傳而見安惇之惡有三焉初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使蔡京與惇雜治二人肆其枝心至誣司馬光等為司馬昭趙高大逆不道一也劉后之冊立而惇魏立班中倡言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二也鞫鄒浩事誣及士夫七八百人三也於是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謠徽宗亦雅惡之厥後長子郊坐誅次子邦彥被流而其祀遂絕乾謂惡無報耶

乙酉四年（遼乾統五年○夏貞觀四年）春正月築溪哥城○立武學試藝法○（邢）（潘）（豐）三州蕃落來歸○蔡卞罷卞處心傾邪一意以父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出知河南○以內侍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二月築御謀城○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達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左丞○閏月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鑄夾錫鐵錢○趙懷德來降以為（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感德軍今陝西耀州安化軍）○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詔建（王古砦為懷遠軍（王古砦今柳州府懷遠縣）○復（銀）州○（洋）州夜郎首領以其地內附○（夏）人寇（塞）門○（遼）歸（夏）女于（夏主連歲請昏遼以其族女南仙為成安公主嫁之）○置議禮局于尚書省○罷左司諫黃葆光（葆光怒蔡京其異己）○夏四月（遼）使蕭良來（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夏）人寇臨宗順寧砦及（渭）州劉延慶辛永獻等敗之（順寧砦在定戎北）○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林攄如（遼）報聘○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先號虛靖先生○六月趙挺之罷○大（蝗）（蔽）日○秋七月置四輔郡○還上書流人○八月置提舉溪峒司○改（懷遠軍）為

以朱勔領花石綱事

平州〕○定昂于九成宮○大晟樂成帝受賀于大慶殿賜方士魏漢津號嘉成侯作寶成宮○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冬十一月安定郡王世雄卒○林攄還自遼有罪貶知潁州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子激怒以起釁攄遂恣情不〔潁州〕遂遼人大怒絕其糊火三日遼人來言失禮遂貶○以朱勔領花石綱事勔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召還朝遂挾冲子勔與俱竄姓名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常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觸船後施舵舵船順刺擢虎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加囊中物每取以數千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斲者即以黃帕覆之加封識焉指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護視之敢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恐妄虔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賣子女以供其須斲撅夫工山輦石程督嚴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相視○以陶節夫經制〔環慶涇原〕河東事○詔分平州為北格二州知桂州王祖道言柳泉民得地于五百里○北格二州俱在柳州府懷遠縣○〔高麗〕王顒卒子俁嗣

〔丙戌〕五年遼乾統六年夏貞觀五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劉逵為門下中書侍郎○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詔求直言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指膳劉逵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和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翌日蔡京見

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

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太白晝見夜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罷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九降者各以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奸植黨威福在其手中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群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官因緣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見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乙宮使○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初挺之首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恐不可解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策進士蔡嶷汶何附得首選殿所對于天下

劉逵罷

夔山立民曰按史稱宋自太宗設科士居首選者躐取華要而亦多忠亮雅厚之士自王安石改新法作新經士習始變倫甿所得害人心往横潰爛燬并邦家而覆之亦予必辨邪說正人心正此謂也

○三月罷求直言○以世福為安定郡王世福憨駑鄙為銀川城今延安府神木縣○許夏人平○夏五月行紀元歷劉陽所造○秋七月感其說復有用京之意欲群臣未有覺之者鄭居中往來鄭妃公客

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月劉逵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

鄭伸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澡飾大平置君養安濟院以周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手帝悅於是亦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逮專恣出知亳州○得鎮國寶有以壬申大赦詔名鎮國寶又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疆○黎洞蠻韋晏閒等內附詔復以其地為(地)文(蘭)卿州(地)卿州今加地是也文州蘭州今加地是也今東蘭州是也俱屬夔遠府

丁亥 大觀元年 遼乾統七年 夏貞觀六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吕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二月復行方田○二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謂孝友睦淵任恤中和物凡有此八行即免試補太學上舍○○以黨籍子弟不得為祠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令得入對因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天臣子豈可以大臣進退而有所更張也帝悅故有是命○夏五月以蔡攸疑為給事中○鄧洵武與其黨連昏坐免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二蔡而洵武與其黨連昏坐免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右力○頒大晟樂于天下○詔有令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以黎洞地為(庭)(孚)州庭州今河池縣孚州今加地縣俱屬夔遠府○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左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九月殺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將至京欲陷連婦兄章縝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縝)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歎曰苟富貴乎遂閣實平反以聞平反謂舉活罪而出也京大怒遂貶畸服而縝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使人從輕傅會依附而會合之也權要身登樞要手握權柄之官殺人以

竟寢海島○前直秘閣程頤卒順於書無所不讀尤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論語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季籲謝良佐游酢張

程伊川先生卒

楊時門人四先生

綰繹爾品大臨品大均尹焞卓爾成德尤著世稱順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敦則有矣未易保也若仕終太常博士○籲伊川稱其才識可大而來見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矣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籲有此嘗別一年問而歸思者與游酢揚時品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有論語說行于世○酢初與兄頤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順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病狄講學招使肆業盡

方軫請誅蔡京被貶

蔡攸所習而李焘焉仕終知濠州○綰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給衣食聞邑宦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其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顥自洛還河南綰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綰與升煥也○大均大防之弟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家於禮每欲綴

月貶張商英為安化軍節度副使州於黎母山定安縣南四百里○王祖道伐南丹蠻獲其酋莫公佐書左丞鄧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建鎮建觀州南丹州也與宜州接境世為莫氏所居之地在夔遠府城西極邊之地○徐處仁以母喪去位○十二月召王祖道為刑部尚書以張莊知桂州○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請誅蔡京是軫上書言蔡京昵比社稷內懷不軌外示忠順繼也述循也蔡京專欲紀述神宗熙寧元豐之政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

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元符末陸下嗣服忠義之士投甌者無日無之（甌古委反甌也承也唐武后作銅甌今上表者投之名曰甌）　京分為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陸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陸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帝詔宣示京京下軫獄流之○夏人來貢○涪州夷駱世華駱文貴內附（涪州在重慶府東）○乾寧軍（乾寧軍今河間府青縣）

戊子二年（遼乾統八年○夏貞觀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加京太師時得良玉立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言黃河清（乾寧軍今河間府青縣）

班金人璽之數與受命寶鎮國通曰八寶○二月作徽猷閣藏祈宋御集○三月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夏四月童貫復洮州○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姜京玉帶○童貫復積石軍○張莊言安化家氏蠻內附○六月以涪夷地為珍州（珍州屬四川）○以平夏城為靜德軍（平夏城在平涼府鎮原縣境）○

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攄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皇后王氏崩○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于永裕陵○張莊言（寬）（樂）等州蠻內附詔以莊燕黔南經畧安撫使○（渝州蠻趙泰等內附以其地為溱州）（渝州今重慶府溱州在播州宣慰司）○涪夷任應舉湖南徑楊再光內附○詔孔佐從祀孔子廟庭○折克行卒以其子可大知府州事克行在邊久善拊士卒戰功最著羌人號折家父（府州今延安府府谷縣）○（夏）人入貢

己丑三年（遼乾統九年夏貞觀八年）春正月以（涪夷地為南州）○二月播州楊文貴內附以其地為遵義軍（遵義軍今四川播州宣慰使司）○三月張康國暴卒于待漏院康國始因附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權陰令康國沮其奸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將論康國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退朝趨

陳禾引落帝

禾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
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
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眞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
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併黔南入廣西路○夏四月
林攄有罪免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盦字帝笑曰卿誤
耶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佞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
州○以郭居中知樞密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

何執中相

京

六月詔脩樂書○管師仁罷○蔡京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毀中侍御
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坐免公弼始與京有連故得進用
及居言路遇事利害輒言不憚京始忌之京既免復上章言史官褒
冗戾元豐舊制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都水
射大學生陳朝老請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
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色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
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祿祿常賢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
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當緣攀附致位二府
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莊子曰其治天下猶涉
海鑿河使蚤負山也

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以澧夷地為純茲州（純茲二州在欽州府慶遠縣西）公致仕○詔箠學以黃帝為先師○罷東南鑄夾錫錢○禮書成凡二百四十七卷○澧州（遼乾統十年○夏貞觀九年）夷王摹弱內附

士庶毋得拜僧

（夏）人入貢○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余深何如人也蒙對曰使深止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焉聞而銜之○三月詔罷醫筮書畫學官○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依舊錄用○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有星孛于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余深罷○追貶王祖道為昭信軍節度副使（昭信軍今信州府）放張莊于利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商高宗謂甘雨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劉正夫為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呂惠卿厚為門下侍郎○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鄭居中罷以呂惠卿知樞密院事○南丹州首領莫公晟內附○戶部獻今年民數主客戶三千八百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辛卯政和元年（遼天慶元年○夏貞觀十年）○春二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夏六月復蔡京太子少師○秋七月廢平（從二州在柳州府懷遠縣）州為岩○八月復蔡京太子太師○張商英罷○九月王襄免○鄭允中童貫如遼（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謂曰遼聞貫破羌故欲見崇信軍節度副

從陳瓘于台州

使崇信軍今德安府隨州○從陳瓘于台州先是瓘以忤蔡京貶廣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意杭守蹇序辰併逮治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可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詔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令不俄知台州欲執瓘以必死俄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笑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俄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

童貫挾馬值鬲

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俄斷慰瓘使退所以窘辰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俄瓘平生論京兄弟皆被擯其處心發露其情隱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許浩曰蔡京之奸。瓘累被擯其處心發露其情隱而不遺餘力矣及乎正彙言京動搖東宮瓘守必為國禍之言而瓘父為子隱之義以回互之可也而瓘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為可見瓘之事君一惟忠誠而雖正彙不暇顧也徽宗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黨以成奸臣之勢而馴至於敗亡悲夫

○童貫以迎李良嗣來以為秘書永賜姓趙氏良嗣本燕人馬植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至圖彊

夜見其侍史自言有城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詞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根遒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盈)(采)渉海(登萊二州今俱屬山東)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遒)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番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日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圖燕之議始此

壬辰 二年(遼乾統二年○夏貞觀十一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遒)王如混同江生女直部阿骨打等朝之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遒)王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遒)王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遒)王密諭北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以貽後患奉先曰彼夷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蔓爾小國亦何能為(遒)王乃止阿骨打之弟烏雅束(遒)

(盈)(采)畫燕之議始此

陳顯罷歸隱

更定官名

胡舍等嘗從(遒)王徵能吓鹿制虎傳能(遒)王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遒)王知其異志貶以(遒)王浮酗不恤國政遂稱疾先併愛近部族女宗室趙王阿鵲產相之阿骨打廣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遒)王命送咸州詰責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東民大驚詰旦起詳穩司不及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遒)王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

○夏四月復行方田○蔡京至自杭州帝宴之于大清樓○加何執中司空○五月詔太師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六月以今上為門下侍郎○罷户部尚書陳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再用蔡京士民失望帝怒故貶遂歸隱四明(四明山名在寧波府城西南)○秋七月訪遺書臣為尹牧遂詔太傅太師太保古三公之官為真相之任仍立三孤

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小宰。兼中書侍郎而以太尉冠武階元豐之制至此大壞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小宰。兼中書侍郎而以太尉冠武階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進封蔡京為魯國公。○以何執中為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加童貫太尉○宴輔臣于延福宮○蜀夷董舜咨等內附置祺亭州

癸巳三年遼天慶三年。夏貞觀十二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二月罷文臣勳官○崇恩皇太后劉氏有罪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簫鈞自縊而死。年三十五○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王老志僊人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妙各多驗時帝方向道術召至京館于蔡京第嘗從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吞而劍二妃慫恿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老志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臧里奔競

作保和殿
王清宮

通鑑卷二

求道教仙經

方澤○作王清和陽宮○以餅易尚書石丞○班五禮新儀○閏月改公主為帝姬○五月望昭懷皇后○班新燕樂○秋七月加何執中少師○冬十月閱新樂器于崇政殿○詔祀大禮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詔天神降時以道士前導亲攸為執綏官王輅出南熏門帝忽曰王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特旛蓋節盖相繼而出雲間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遼)生女直部節度使烏雅束卒。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先是烏雅束憂遂很憂發不能中阿骨打前射中之以問左右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北也及烏雅束卒遼使阿息保來曰何以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他日阿息保竟至疱所閱賜馬欲取之阿骨打怒將執而殺之烏雅束之長子謀良虎力止之乃已

女直叛遼

甲午 四年 遼天慶四年○夏貢觀十二年春正月置道階○六月以廣西溪峒地置隆州生雅樂○五月初祭地祇于方澤○六月以廣西溪峒地置隆州生雅樂○五月初祭地祇于方澤○秋八月置延康述古二殿學士改端明殿為延康殿改○冬十月○遼生女直阿骨打叛陷寧江州初遼主好微行酒色怠于政事荒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怨苦之及阿疎奔遼烏雅束屢請為亂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嗣復遣浦家奴索阿疎父而不還又遣詣古乃銀术可復至遼主終不許詣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所屬使備衛要建城堡脩戎器遼統軍司遣節度使問之阿骨打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遼主復使侍御詰之阿骨打因以慢語荅之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使還遼主遂發渾河渾河一名小遼水北諸

女直數遼罪

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衆皆曰善乃與粘沒喝胡舍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术可孛堇總之自實不迭往路詢古乃兵幹魯古阿魯撫諭幹忽急賽的洛孫等為將而使盧大徵移懶完睹路執遼障鷹營九月阿骨打進兵會諸部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脩職貢定為春秋謀守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令將問遼之罪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且戰且行至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隆馬遼人前救阿骨打射殺之獲所乘馬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胃戰或有傍射之阿骨打頓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敵大奔相踐死者十七八撤改在別部聞之使其子粘沒喝至軍勸其

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遂攻陷寧江州○十一月遼蕭嗣先帥師伐女直敗績于混同江遼主免嗣先官而釋其罪先是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群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大我兵又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為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蕭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蒐軍及中京禁兵出庶河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夜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阿骨打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為



盜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何是九軍潰敗遂止免官而不加罪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勞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庶無鬬志遇敵輒潰散矣

常熟丁奉曰遼之喪師失律其禍起於奉先肆赦之一言乎奉先天祚元妃之兄也因元妃為上眷倚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阻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遼之亡也多其姦佞所致云

○阿骨打襲破遼蕭敵里于斡隣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十二月詔簡南歲貢真珠犀角象齒○女直敗遼師于寧江州遂陷其城○遼鐵驪王妥回離保以所部叛降于女直○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

乙未　五年遼天慶五年○金太祖完顏元年○夏雍宗既屢勝遼吳先賈等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懣等曰今大功已建若不

皇帝史名吳國號金先是阿骨打

號無以繫衆心阿骨打曰吾將思之吳乞買復以為言遂即后且曰遼以寬鐵為號取其堅也寬鐵繼堅終以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於是號大金○曼州夷及以趙適為漉南招討使帥師討平之州今敘州府戎縣○遼使耶律儧家奴如金議和金主昊不從○遼耶律斡里孛來戰遼師敗績萬戶卒七萬戍邊且時斡里孛帥二十

兵屯田以為持久計金主登高望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決軍左軍郝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术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遼兵遂敗走金兵追躡至其營會日暮圍之黎明遼兵潰圍出遂北步卒盡死○童貫使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恒帝之長子顯○以童貫領六路邊事六路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三月遼使耶律張家奴諭降于金○夏四月作葆真宮○改集賢殿為右文殿○置宣和殿大學士○五月金主拜天射柳金承遼俗凡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行拜天禮禮畢則剝柳于陛場○遼復使耶律張家奴如金遼書猶斥金主名金復書亦斥遼主名諭使速降○六月作三山河橋○

遼使蕭斡剌如金金人執之○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金主以其弟昊乞買為諳班勃極烈國語解云諳班勃極烈官之尊貴者○八月作明堂○嗣濮王仲增卒○遼主伐金遼主下詔親征以阿不為中軍都統張家奴為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為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軍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人導前乘赭白馬經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不得其底○金主遣蕭斡剌還遼○以仲御為嗣濮王○遼師渡混同江先鋒部署耶律章奴反伏誅○劉仲武王

黃龍府在遼東二萬衛西門外濱州之界也　初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有黃氣國家建造宮室之象蔡京飾百官表賀○九月金主昊陷遼黃龍府

厚帥帥伐遼夏敗績于臧底河○十二月高麗使子弟來就學○十一月高麗使子弟來就學○十二月遼師至駙門都監耶律張家奴反遼主引還金主聞遼師敗績于護步荅岡金主聞遼主親征粘沒喝等以書至遼陽為甲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聞之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柰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至父刺與其臣謀曰遼兵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深溝高壘以待之金主以騎兵覘候遼軍獲瞥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叛西蹙二日矣諸將請乘急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為勇耶衆皆悚愧請自效金主曰乘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饟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遂追及之是時金兵止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衆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南兵大潰金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籍百餘里獲輜重不可勝紀初女直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附繫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戈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陣之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常勝○金夾谷撒喝陷遼開州開州在遼東義州境東

丙申六年遼天慶六年○金收國二年○夏雍寧二年春正月遼高永昌據遼陽以叛遼陽

方士縣名今定林靈素入見

靈素妄言

老志死王仔昔寵衰旁訪方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看苦其師荅曰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苦之及王即召見靈素太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于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盛章王革即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褚慧下降也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賞

資無等霑素本無所能惟召呼風霆及禱雨有小驗而已○以童貫伐夏克臧底城○閏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二月詔增廣天下學舍○詔修御河及廣京城○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勢堪興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信道教於是萊俊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對神霄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室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道宇不可勝言帝時登翠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復道者則築起為道不與民爽



相雜天子自行其上有私路處則作穴竇如城門百姓在彼中往來也○金幹魯攻禹水昌殺之遂陷遼東京州縣未昌使錠不也約合求援于金頒降力收復金主使謂守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踏天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受王爵未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未昌執而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斷女直皆降于金金主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以幹魯為南路都統幹魯知東京事○何執中致仕○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特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六月遼以秦晉國王淳為都元帥○秋八月詔天下監司搜訪巖穴之士○幸蔡京第○金撒喝陷遼保州保州定府○以薛昂為尚書左丞侯蒙為中書侍郎○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其號曰天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以論者折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也又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瓊山真氏曰莫尊於天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也謂之昊天上帝帝

者主宰之稱以帝稱之而又加以天天之上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天之大不可名帝之尊無以對天之下地之上無一物而非天所有無一事而非帝所主故祀之也牲以以犢器必以陶匏席必以藁越蓋以物無足以稱其德者姑以是寓吾誠而已祀之者尚不敢以備物恐或有以褻之況敢以虛誕之辭而加之冲漠之表乎其為褻也大矣夫以中材之主而臣下加之以美稱彼且怫然怒知其諛已也孰謂天帝而可以虛辭諂乎夫君之事天猶臣之事君也臣瀆乎君必遭君之誅君瀆乎天安能逭天之譴乎是故唐玄宗崇天帝位號於天寶於是乎有漁陽之變宋徽宗上王皇徽號於政和於是乎有黃龍之禍嗚呼可畏也哉

○西内成赦京西路○加童貫開府儀同三司○冬十一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十二月遼九門于圍像徽詔門梁寅曰宋徽宗崇寧九門宝千九成宮中央曰蒼門東南方曰周門南方曰形門西南方曰南方曰北方曰玄門五曰天地陰陽之門六曰混池之門七曰浮光洞大之門九曰蒼龜大蛇蠱魚金輪之門密正夫致仕○茂州夷邛永壽內附○丁酉七年遼天慶七年○金天輔元年○夏雍寧二年○金斜也陷遼泰州今保大府○會道士丁上清寶籙宮凡二千人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焉○策高麗進士于集英殿○改天下天安萬壽觀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

作千道會

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上庶入殿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諛給嘲詼

戊戌八年遼金天輔二年○金斜也陷遼泰州今保大府○春正月遼東渤海叛降定府○二月封段和譽為大理國王大理國今

帝為道君皇帝

以資嬪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三月以宦者童貫權領樞密院○夏四月道籙院先是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禍佛法道卿等可上表章册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群臣及道籙院上表册之然止用於教門章疏內而不施於政事

永新劉氏曰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禍者指佛教而言也而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滅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巢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啓聖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於清淨慈儉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綱紀刑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焉而於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倉卒餘殘者以之完復衣食窮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為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賞於蜀竇醫色而天常失紀援於胡羯戎狄而人紀紊蓋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偷薄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脩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籙齋醮亦自託於老氏而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饕其龍祿焉耳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脩丹煉藥之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籙齋醮之是務談蛙坐於林靈素之側聽其朝詠嫋笑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

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王清主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為民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歎哉徽宗專信老梁武專信釋其後皆殞身亡國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為之崇也然周天元復老釋教於昔人既毀之餘並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人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之當脩為者多矣而況躬奉其神養其德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作其費也亡殞之至他復何難哉瓊山丘氏曰嗚呼人君受命于天以為天子踐祖宗之祚繼先君之體以為臣民華夷之主稱之曰皇帝蓋無以加矣徽宗乃諷道士刖朕乃上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褻上帝

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鄉可刖朕為教主道君皇帝考封刖之制惟天子得行之道士何人敢以此而加之君上徽宗承神宗之遺體而自謂為上帝之元子為中國之帝王而自謂為太霄之帝君不知徽宗夙生而纫幼悟此歟或得之夢寐也抑或亦方士董之教之主而主其端之教不為萬乘之君而為道士之君本欲以自尊自大而不知適以自卑自小也但其所謂中華被金狄之言遂成宋氏之讖豈非神鑒昏濁鬼或使之以儆天下後世與

○升溫州為應道軍為林靈素也○五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地光大太后上皇地祇云○命宰攸提舉秘書省并左右階道籙院○癸地于方澤○改玉清和陽宮為玉清神霄宮○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陳)(曾)國公辭不受○秋七月置提舉御

前人船所○作定命寶時得于閩大王踰一尺色如截昉帝乃製為寶文曰鎮無疆等家以魚蟲制作之工幾○八月鄭君中以母喪去位○高麗使於泰聖合前入寶為九也保州本高麗地金人救保州高麗○蒲馬如金以請保州金人不許保州高麗○九月有事于明堂赦○遼置怨軍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冬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班朔布政○侯家龍○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起復鄭居中為太宰以余深為特進少宰旬時

遼耶律淳卒師次于奚河泰山金人追之遂陷顯乾豁豪徽成川憲等州顯州今廣寧衛乾州在廣寧衛西南豁州在廣寧衛北平土根縣也遼為澤州尋○右北平土根縣也遼為澤州尋○金主昊遣使求冊封于遼耶律淳卒師次于奚河泰山金人追之遂陷顯乾豁豪徽成川憲等州顯州今廣寧衛乾州在廣寧衛西南豁州在廣寧衛北平土根縣也遼為澤州尋○右北平土根縣也遼為澤州尋○金主昊遣使求冊封于遼



言遼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紹如嬪臨軒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訖授之○金天輔戊戌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夏雍臨四年○春正月受定命寶于大慶殿赦○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遼使耶律孟古來議和于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等路以親王子孫為質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遼雙州降于金○二月詔馬政浮海如金○詔請燕雲之地初建隆中女直嘗白其國之酋州泛海破遼陷酋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發承宣使貫議遣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往金致書于金主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地頻界下邑○三月遼復使耶律奴哥如金申前議也○夏四月築靖夏及制戎城○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為通元冲妙先

馬政往京貢取燕雲之地

務以惑世欺衆

生時帝感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平止書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因造帝誥天書云蒙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安誕不可究質臣者道士有所不快以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羨衣王食者幾二萬人○(遼)使耶律奴哥如(金)中之議(金)使耶律胡突衮如(遼)金使報悉守前議○立元成節以八月九日生○六月(遼)使耶律奴哥如(金)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往○秋七月加鄭居中少傅余深少保鄧洵武特進○(金)使耶律奴突衮如(遼)○八月加宦者童貫少保○(遼)使耶律奴哥議冊禮于(金)○按庭宮旋之中也庭在掖門內故曰掖庭詳見前自中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墊屋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九月(遼)使耶律奴哥如(金)○作神霄九鼎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遼)使耶律奴哥如(金)○帝如上清寶籙宮度王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侍每一齋施動獲數千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買



改釋氏為仙

道書布巾以赴月得一飯餐而親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作道史○鄭居中乞終喪制許之○閏月立周禮宮道職○馬政以(金)散處者來報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本朝交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十二月置裕民局○(遼)使耶律奴哥如(金)議定冊禮○(遼)大饑

己亥　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夏雍寧五年

春正月詔更號佛為大覺金仙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故也○(金)李善慶來○趙有開如(金)不至而復○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帝耕籍田○罷裕民局○封占城栁下林疊為占城國王○(金)使為林答賚誤如(遼)○二月加鄧洵武為少保○三月以馬扆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丞○(遼)使蕭昔泥烈冊(金)主晏為東懷國皇帝(金)主弗受○詔馬

政復如金議夾攻遼以取燕雲

宋史筆斷曰宋約女直夾攻遼真可謂匹夫之見而不知為國之計者也蓋宋之有燕冀猶中國之有藩籬也女直之限大遼猶虎狼之限陷穽也今也毀藩籬而禍中國去陷穽而懷虎狼則寧有不為其吞噬而至於滅亡者哉夫攻遼之計實出於童貫蔡京彼二賊者止知好佞之謀焉知保國之道遼之為國在五季時已有燕冀之地當大祖受禪之初兵孤勢弱人心未安尚不能與北漢連兵共逐秦鹿今歷數世封疆已明歲幣已定加以天作淫逸不道自絕于天亦豈能為吾之患哉又聞國號改元乃建業開基之大務契丹以我喪而臨華夏之名為國而以荒服遼海為號自古以來寧有取四夷不正之名而能治天下者耶其無能為可知矣故以勢而言是策之取遼當於太平興國之時不當



取於宣和危亂之日徽宗不能知此乃信童貫匹夫之謀通使女直約攻天祚其意以為當如晉之假道於虞既平遼國然後乘機以滅金耳嗟乎此不知兵之甚者也晉公之假道於虞蓋以能頓兵於其國也今吾遠約女直能頓兵於其地乎能因糧於其國乎故在我假道於金以伐遼則為吾之無策此所以於破遼之後燕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捲而東而宋朝捐歲幣數百萬所得者惟空城而已自是而後邪之兵愈分金之兵愈集而吾中國禮義之民遂為戎狄之魚肉矣二賊誤國之罪可勝誅乎然則遼不可攻豈特國人知之雖高麗遠邦亦知之矣故安燾臣等上言曰臣謂啓燕雲之役異時辰亡齒寒狼子野心必伺吾隙而逞其所欲矣高麗國知其事亦假求醫中國而謂之曰苟存契丹猶足

為中國捍邊女直狠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徽宗渝於昏亂而皆不之聽至於王師再敗中原鬨沸金人大入然後思幸亳州以避其鋒不亦晚乎愚故以為啓燕雲之後而誤國者非獨蔡京童貫王黼之亦由徽宗自主之也

○童貫使劉法帥師伐夏敗績于統安城法走還夏人追殺之童貫使然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陳遺之乃引兵二萬出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時前軍攲惟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亦飢馬渴死者甚多法乘夜遁此明走七十里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為一別將所擒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神將豈軍溺懼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神將豈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大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情勝輕出不可不戒○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茶肆庸最興見大犬蹲榻旁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丈餘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户部侍郎



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大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賊綱一官與縣去○六月追封周莊周列禦寇為真君○夏人來詔童貫罷兵○金辭列昜魯來○秋七月加宦者童貫太傅封涇國公○金使烏林荅贊誤如夏逐之金主以遼冊至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言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有渠林二字語涉輕侮若遜分多戚等言皆非善意殊遠體式宜責之○八月范致虛以母喪去位○金頒女直字初女直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烏野謀良虎兩月盡通遂與幹本等立法定制○九月宴蔡京于保和新殿○幸蔡京第○加淮康軍節度使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淮康軍改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頑宮中秘戲攸常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若微賤所為因令苑囿皆倣浙江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珎禽異獸動數千百

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姬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使蕭嗣業泥烈如㊟○安定郡王世福卒○冬十月以紹聖憲政事書告天下○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放太學生鄧肅歸田里肅以朱勔花石綱害民進

曹輔諫帝微行冨

詩諷諫○十二月帝微行冨秘書省正字曹輔干郴州輔生疏諫曰陛下燕居法宮將乘小輦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惑今乃談以為常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乘小轎數內臣導從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臣不意陛下之重玩安忽危事之語輔生之言也○數內臣導從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臣不意陛下之重玩安忽危事之語輔生之言也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睽睢服之際在於斯須真可畏也蚩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護祐猶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臣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補陽翟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南劍州名今延平府城西○初舉進士第聞程頤頤時為秘書郎○南劍將樂人南劍州將樂縣任兄弟請孔孟絕學於河洛時謂頤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立侍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潤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龜山在將樂縣北

游楊立雪

龜山先生

會蔡京客張閣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閣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

林靈素有罪放免

蔡京父子相軋

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庚子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仚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殆入毒殺仚誠遂專用事益肆橫恣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燕得其居處過制罪安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楚州今淮安府）○二月趙良嗣如（金）議取燕雲○（金）使為林冬貽誤如（遼）責其乞師于高麗○三月（遼）使蕭言泥烈如（金）復議冊禮（金）主旻不許遼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夏五月常布衣朱憂說于（池州）○（金）主旻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之○六月詔蔡京致仕猶朝朔望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罷禮制及他局五十八所○復僧寺額○秋七月罷醫學○八月趙良嗣以（金）勃堇來議伐（遼）冬歲幣○九月復德士為僧○詔焉政如（金）報所與其歲幣未是金主詔良嗣口金兵自平地松不能從至是帝報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敦睦之義永同山岳之盟信誓不渝有如皎日函書既定罰款斯施林趨古江北宋兵自白溝次攻不然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介特示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彼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建德軍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村託左道以惑衆縣境梓桐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蛟民物繁夥有漆諸松杉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器具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花石綱之擾臘因民不忍陰取貲之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自號聖公建元永樂不旬日聚衆至數萬人○建德軍今嚴州府清溪縣名今淳安縣○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為少保太宰黼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意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于黼家○十二月方臘陷建德軍歙杭州以童貫為江淮荊浙宣撫使帥師討之○以鄭居中權樞密院事○封真臘國王真臘國本扶南屬國亦名占城國地方七千餘里

辛丑 三年 遂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 春正月鄧州武安軍節度使(鄧氏自窟以來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也世濟其奸而淘亂天下禍源自淘武始)童貫至蘇州承詔罷(蘇)(杭)應造作局。及御前綱運井木石彩色等場○(方臘陷睦州)方臘陷婺州○二月罷方田○罷天下學(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潰壯卒海旁伺宋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初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方臘自睦不許○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臘)將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遼)主殺其文妃蕭氏南面都統(紹)和律余睹叛降于(金)(遼主有四子。長曰趙王浡泥烈次曰晉王敖盧斡次曰秦王定次曰許王晉王文妃蕭氏所生及長精有人望內外歸心遼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政荒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見而銜之蕭奉先文妃之兄。而奉先妹俱魯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睹晉王而奉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擒睹里等而賜文妃死(閻

宋忍加罪晉王余睹在軍中○以陳遘為江淮(江淮)經制使○夏四月童貫(閻文妃死大懼遂降于金)(時臘遣幫源洞衆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險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擇將歸(其窟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擒其父洛殺數)(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賊七萬)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五月以鄭居(方)臘于京師(王蔡致寇養寇)中領樞密院○大蝗○安置(里嵩見禁中)鄜延經略使(童貫)竊殺上言致寇。蔡京養寇者王黼黨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金)昌魯來○閏月復應奉局。命王黼梁師成領之○秋七月發(純)(茲)等十二州○黑眚見于禁中(初元豐末常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前至大覩問漸書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刻奎耀衡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閻金晴行動砰砰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麗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書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府河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大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

則掠小兒食後雖入書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鎗白衛亦有訐以作過者二年乃息云○八月加宦者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伏誅

徽州○九月加王黼少傅鄭居中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河東河西路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余覩以㊀金㊀斜也侵㊁中京○以孔端友龔封衍聖公

壬寅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夏元德三年

儀同三司○㊀金㊀斜也陷㊁中京乃澤州㊁主田于鴛鴦濼音鹿又音洛陂澤也

余覩以㊀金㊀人襲之㊁主殺其子晉王教盧斡遂走雲中遺王舉于桑乾河時余覩以婁室奉遼主奔至遼主臬骨烈曰余覩欲來立甥晉王耳不惜一子。明其罪而誅之可不戰而自回矣魯斡律撒八等復謀立晉王事覺遼主遣人縊之或勸晉王亡命王曰安忍為哉爾之節豫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雲中縣名今大同府大同縣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二月㊀金㊀粘沒喝敗㊁奚王霞

太王北安州。遂陷其城○三月㊀金㊀粘沒喝襲㊁主行營㊁主先夾山蕭奉先伏誅○㊁主遂其櫃密使蕭得里底○帝臨大學○㊁李處温等以秦晉國王淳稱帝于燕京。降卦㊁主為湘陰王奉先乞附于㊀金㊀人不許○㊁主淳改怨重為常勝軍○㊀金㊀粘沒喝陷㊁西京○以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為副使師師巡北邊以應㊀金㊀朝廷既與㊀金㊀人約夾攻㊁以復㊂燕㊂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歲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徼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貫是議寢。㊀金㊀數敗㊁童貫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陸冠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今不取㊂燕㊂雲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貫為撫軍使蔡攸副

童貫帥師應金　之勒兵十五萬以應金㊀夏四月詔補校文籍局○金使徒單兵甲來議師期○㊀金閣母婁室陷㊎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四州俱萬大同府　獲而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于㊀金○㊎主奔訛沙烈○五月童貫帥伐㊎敗績于白溝河名在河間府新城縣南貫退保雄州雄州敗統制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初貫至高陽關在保定府高陽縣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㊁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統制种師道畫謹諸將。分道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道為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鄰師道之師道次白溝㊎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有陣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人追擊至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啓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數災邦。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功成王。補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詔潰。王仲御卒。以其弟仲爰嗣○六月㊎主淳死。蕭幹等。尊淳妻蕭氏為太后。主國事。遣立泰王定為帝○㊎李煨溫伏誅煨溫嘗遣易州富民趙篤在書陛宋將童貫欲為內應。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煨溫。問之。煨溫曰。臣父子於宜家家有寇容可使。因譖篤。貫宜宗淳。益也。宗有定策功。宣宗淳。益也。晉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于後世。汝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煨溫無以對。遂賜死○㊁夏人救㊎金㊎以劉延慶為河北河東宣撫都統制。代利師道也○八月㊀金主旻薨。

宋昭諫伐遼被寓

主子石輦㊎遼主敗走○九月朝散郎宋昭仁書諫伐㊎詔編管于海州昭仁書極言㊎不可。㊀金不可隣異時㊀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

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烈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金使徒孤且烏歇來（恐宋徑取燕而藏幣不可得故來請師期）○高麗王俁卒子楷立先是俁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請之曰（高麗諫伐遼）聞朝廷將用兵于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直虎狼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趙良嗣如金報云不負初約○遼泳州留守郭藥師以城來降○冬十月改遼為燕山府西京為雲中府（燕泳檀平易營順蘇景為山前九州雲中府路則領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并雲中府所謂山後九州）○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燕（燕雄州延慶等至良鄉遼萧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次于涿州藥師曰兵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襲之城可得也請令公子光世為後繼延慶許之藥師既入燕而譎后密報蕭幹幹領精兵三千還燕未戰光世踰約不至藥師敗走僅以身免幹分兵邀延慶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謂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帥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謂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為信然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儲蓄軍實殆盡退保雄州而已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也賦及歌詩以誚之○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今順天府）十一月（金使李靖來言）地！二月趙良嗣如（金求）（營平灤三州）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盜（金主不從景州今遵化縣檀州今密雲縣順州今順義泳州同上俱屬順天府易州今屬保定府十七州謂幽薊景檀莫涿易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等州也）○邵藥師及（遼）蕭幹戰于（永清）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使（金）主不肯及趙良嗣（燕）京（遼）主淳

夏蕭氏出奔天德時童貫再舉伐㊀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㊀以求如約夾攻㊀主遂分三道進兵斡離不帥兵七千先之迪古出得勝口銀术可出居庸關居庸關順天府北妻室為左翼婆盧火為右翼趨居庸關粘沒喝趨南暗口梯懶趨北口。古北口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㊁德妃蕭氏五上表于㊀求立奉王定㊀主不許㊀師至居庸關。居庸關在今昌平縣西北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㊀主奔燕京高六遼統軍也等開門待之㊁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百官詣㊀主營請罪㊀主並釋之蕭妃與諸斡趨天德於是五京皆為㊀有㊀主遣駙馬送趙良嗣還且獻㊁遼俘○㊁

萬歲山成

王奔四部族○萬歲山。成。更名良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尺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嘉石緑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真人登覽秀軒龍吟堂其山之南西北皆堂館稱是窮極人巧爭為奇巧以媚上意。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殫紀四方花竹奇石異獸充牣其後。良嶽在開封府城東北隅尸音鼎羊矣○

數盜賊

今年民數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萬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口視西京高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

礼遇樂師

度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甲第漢高帝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東西二千石受小室甲乙次第故曰第金明池在開封府城西周世宗時所築

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哀稱之委以守禦藥師對曰願效死帝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私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㊀以㊁遼平州為南京命張敦固守㊁遼平州人張敦固張興軍節度使㊁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請帝里薛撫定亂者州民推敦領州事敦知㊁遼必亡乃籍下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㊀粘沒喝欲

先下平州擒毅康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往覘之遂見幹耳厚賂公弼還曰彼無足慮也○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為庶人○殺遼寧妻蕭氏蕭德妃見遼主于四部族遼主怒殺之蕭幹奔奚

議燕京西京地

○三月金吏銀木可來盧益如○金先是趙良嗣至燕議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還至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款言若不早見與速追泳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綵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遂命良嗣與靖至燕謂金主曰本朝與貴國講和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本朝自以兵下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泳易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乃令良嗣歸報且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當以詩獻金主曰君主莫聽擯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書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

金主索要不已

金人歸燕京六州

泳易檀順景劻之地童貫蔡京久燕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遂班師

楊時為遜英殿說書

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河東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幹魯及幹離不襲遼王營于青塚獲秦王定及族屬從臣以歸遼王習泥烈逃為金人所獲遂走雲內乞附于金金人不許○五月以楊時為遜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慝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始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慝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若在令典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慝寧之事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當勝軍之勢又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出入之數帝首肯之

張毅以平州來歸

○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為正議大夫提舉上清寶籙宮良嗣之初獻平燕之策也自謂以此位冠中外自陳無功不拜○詔王黼總治三省事○遼王奔夏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走西北部立為帝推里遼第三○六月遼張毅以平州來歸初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宰相左企弓為中書令置仲文曹義勇為樞密使康公弼參中書省事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而平州遂為藩鎮矣後日金人

殺張詡左企弓等

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殺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其言與之合殺乃召左企弓等數以十罪其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秦晉国知悶王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撤書始至有迎秦雅湘之議五也不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太義臣事于金七也擅括燕財取稅于金八也使燕人墨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仍稱保大三年盡誅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殺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與當至汴以聞王黼劝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始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免三年常賦殺聞之自謂得計

綱目斷云張殺既以平州降金復以之歸宋則其中無所主而聽命於人者也魯謂忠臣義士有是哉若殺者其見利忘義之小人也然宋新與金盟苟受其降必失其權不聽良嗣之諫終貽後日之悔

禁元祐學術

○嗣濮王仲理薨（）鄭居中（）以疾領檀密院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譚稹為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禁元祐學術（）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遼蕭幹復景州遂伐燕京及郭藥師戰于翠山幹敗走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金主旻卒弟諳班勃極烈昊乞買立更名晟改元天會是年十六

史臣贊曰太祖英謨勳略誕大慶矣人善任人樂為用雖不克臧遂以遺後人然而規模皆其創始數年之間筭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張殺敗金人

冬十月遼主復渡河東居于突呂不部（）遼主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木烈為帝（）張殺敗金閻母于兎耳山詔加殺泰寧軍節度

詔殺張敦以畀金人

使兎耳山在永平府撫寧縣北泰寧軍今克州府○十一月辛丑輔第觀之○貶轉運使乏上供錢者二十二人○㊎幹離不襲平州張敦奔燕山守將張忠嗣張敦固以城降㊎使入城敦固殺之○詔王安中誅之㊎人索之益急安中取先是幹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誅之㊎人索之益急安中取其類殺者斬其首與之㊎曰非敦也遂欲以兵攻㊍詔安中以殺與㊎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併敦二子與之於是㊍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人欲敦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矣且力求罷自是降將卒皆解體矣

綱目斷云○一聞金欲加兵遂殺張敦以塞其責此所以示弱於金而金人得以指為他日興兵之由也○臣故曰宋人可謂識見短而中情怯者也

○㊎主木烈答蕭特烈為亂兵所殺○㊎人來歸㊍朝州時以山後

詔州請于㊎㊎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方請勿與之遂以㊍朝二州歸○㊎幹離不遣使如㊍言若遼于至彼可令執送且十二月㊎使高石慶來賀正旦○召王安中為上清寶籙宮使以察靖知燕山府事○㊎主以其弟斜也為諳班勃極烈○㊎使李靖來告哀

甲辰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夏元德五年 春正月資書誌所○連南夫如㊎弔祭也○㊎主居于都統耶律馬家營㊎人襲之㊎主奔烏敵烈部○

㊍主遣使稱藩于㊎㊎以遼地界之○二月以令澶為安定郡王王秦

德芳四世孫○前右正言陳瓘卒于楚

宋史筆斷曰嘗觀古之人君失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有不亡其國者也徽宗貶陳瓘于楚州政事日紊馴至於亂得無類於斯乎瓘之為人博洽有識剛正不屈雖非伊周宰輔之器然其遇事敢言不避權勢誠有汲黯温造之風焉故瓘居小官時章惇以宰

相召遇瓘於山陽訪以當世之務瓘以所乘舟為諭言不可偏重而行惇又以司馬光為奸邪所當先辨瓘曰若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到闕瓘召為大學博士瓘聞惇與蔡不合必害正論遂以婚姻辭後惇專橫瓘曰章惇前日所為皆卞教之卞以經述為名以籠紹安石為主崇惑犯房心瓘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悅則是遠方之所先知而陛下所未知也蔡京請幸景靈宮以奉神宗舘御而哲宗次之瓘言不可若五元符末皇太后還政瓘為右司諫上言曰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鄒浩諫立后事隨削其藁瓘曰禍其在茲乎其時姦人安出一葉不可辨矣後蔡京用事果為偽疏以出之蔡將大用瓘曰京不可用用之必為大患聞者為之懷懼瓘真對從彈文逆鱗諫疏上可以昭明王禁下可以啟聖德忠無隱以扶治道則豈有旋石之補宮室之後燕雲之役而召浮故至於敗向使徽宗果有圖治之地優容獎拔瓘若言路使其相繼為相復以梁師成為開府童貫為太師朋家作伐上下宣靖康之亂哉故史臣既書陳瓘卒于楚州復書劉安世卒于後于以見徽宗不能用賢而自底滅亡也噫學古之筆謂非朱之良史可乎

金人索粮不與

○帝耕籍田○李邦彥以父喪去位○遼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衆西走○三月㊎人來索糧不與其使曰趙良嗣許之矣積日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金人由是大怒良嗣○皇后親蠶○閏月㊎使王阿海如㊐賜以誓詔自是兩国信使不絕○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五月㊎使高木高世南來告即位○六月㊎閻母克平州殺張敦固○秋七

月許元宗如(金)賀即位○置幾衙所○(遼)主復取天德東勝寧遠雲內武州川奄遏下水海名山陰縣名俱屬大同府○八月譚稹罷以童貫領樞密院為河北河東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赦以復燕雲○九月以旬時中為特進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更名良嶽為壽嶽○(金)使烏瓜乃來賀生○冬十月詔毀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文集犯者以大不恭論罪○(遼)主以突呂不部人訛哥為本部節度使○十一月王黼有罪詔令致仕黼為元宰每陪曲宴親為酌復酹之致仕賤之役以獻笑取容太子開而惡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環宮眷待頗衰與栗同論黼女邪專橫十五年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何桌○詔蔡攸講議財利于尚書省罷應奉司○十二月詔百官道符元豐法制○復詔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河北山東盜起○(金)使高

王黼有罪致仕

遼亡

居反來賀正旦也

乙巳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西遼德宗卯律大石延慶元年○是歲遼亡金代西遼建國春正月(遼)王如党項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党項小酋禄遣人請貴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蕭木里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粮木里者輩惟啗米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慎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遥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舸禄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一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縛遼亡

史臣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敵行窾音款空虛如外席卷河朔橫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輦新造之邦英謀毅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材穆宗殘暴連搆釁逆而神器之撰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慴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脩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隣好四境又安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奸回自撰

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蠭起剔致士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

右遼九十共一百五十年

西遼建國

○雨水氷○歸巢于金○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夏四月保和殿大學士蔡攸請殺倏帝不許白時中等與攸發倏奸私事故免○復行元豐官制○六月封宦者童貫為燕陽郡王 燕陽郡今順天府

瓊山丘氏曰嗚呼宦者真封主始見于此嗚呼王者封而至于嬖倖之臣其君可知矣其時世可知矣噫

○加蔡攸太保○秋八月金王晟降封故遼王延禧為海濱王○九月金使李孝和來○前待制劉安世卒

瓊山丘氏曰按王倓曰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怒及章惇得志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于四海嗚呼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弊為君子者宜求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古力爭啓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

庶幾其有濟也一

有狐升御榻坐

○有狐升御榻而坐堺又有都城東門小鬧衆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檐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鬚其人可四十餘髭髯長一男子時詔褒為文道士○冬十月金斜也等分道南侵以閻班勃極烈斜也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為元帥左監軍。兀室為漢軍都統斡離不監國粘沒喝為左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為元帥左監軍。兀室為漢軍都統斡離不監國母彥宗為漢軍都統斡離不監國母彥宗為漢軍戰事置樞密院於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置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知院事○十一月以种師道為河東河北路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

金兵分道南侵

㊎十二月㊎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知府張孝純禦之。先是㊎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尉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厲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人六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改。不謂㊎遽約降納張敦牧燕涼。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紿。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敦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尉㊎等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沒家可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沒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撤離毋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興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撤離拇曰。兵已

張孝純止童貫

合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原。貫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節邊備。安能遽侵。撤離拇曰。國家若以貴朝為可憚。則不長驅矣。莫若勸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驚懾。不知所為。即與所屬以赴闕。熹議為名。欲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人渝盟大王當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燕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能克也。貫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懦。奔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粘沒喝既入㊎朝㊎代州。中山府遂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幹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迎戰于白河。敗績。白河

藥師叛

在順天府遂安縣南遂還熙山執知府蔡靖以降金盡取燕山州縣時藥師專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藥師辭不至帝命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力主之以為可尚故內地不復防制輦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方言藥師瞻視非常趨向懷與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至是果叛幹離不既肖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縣軍深入

罷花石綱

○罷浙江諸路花石岡延福宮西城租課及內外制造局○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今大同濬縣）○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時帝以金師日逼為憂議避兵之計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真定卑陵破敵退諸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已定令李梲（音枕）先出守金陵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梲遂罷行○詔臣庶極言幸諸局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作書言之王黼

詔天下勤王

諫天下勤王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

罪己詔

天怒遂不見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為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懼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路並進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詔曰朕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君王之上二紀于茲雖統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嘗能憤于黨籍政事廢興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損無益後弊成風利源酤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軍衣糧不時而不寒庶衆怨怒而朕不知追惟已往之愆永懷來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慷抱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策或盡忠極諫或直言極諫錄有失當亦不加罪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錄有失當亦不加罪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庶並施行○以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以吳敏為門下侍郎請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

李綱傳

時東宮之意益堅太常少卿李綱請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

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使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豈日敏入對具以綱言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殄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帝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居龍德宮

新安胡氏曰道教之盛則始於徐知常天神之降則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焉以堂堂帝王之尊加以道君之號其崇道教何以異於梁武之佞佛哉效驗之速居然可見矣夫小人道長則宦寺當權開邊生事而盜賊夷狄之禍亦以次而起必然之勢也以李綱為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奸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將託之意時議金

陳東上書請誅六賊

人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赦○立妃朱氏為皇后后武康節顯使伯材之女○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舊係東宮○以張邊為京西團練使選僕渠張載之四世孫世居涼兆之鄠縣高宗即位避以寇從南幸節鎮江西遂徙居建昌之南城也○李綱如金師而告內禪且請脩好幹離不欲還○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下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金遼金敗祖宗之盟矣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新刊宋元通鑑節要會成卷之八

○宋紀　附金紀

欽宗皇帝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徽宗遂傳
以位壽六十
發國事記去立二年金人入寇徽宗遂傳之北行紹興三十年祖于五國城○論曰欽宗初無失德是時強胡迫

丙午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夏四月金人入寇圍汴京○秋九月金人入汴遍
慶二年○夏五月金人北遷○西遼延慶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

立瓊山曰按史有金人犯邊憂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沮抑言者。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閉城門閉言路蔽之諺嗚呼後世為國者豈
使言路與城門並閉天下國家豈有危亡之禍哉

○金人入相灤州相州今彰德府灤縣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
濟河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乃奄至河南守橋者
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

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州是）聞方平潰亦棄師歸衆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已而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力絶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二千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詔罷內外官司局所凡一百五處○以宰執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太上將東幸）○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梲同知院事○王黼有罪永州安置行至雍丘盜殺之（開封尹聶昌有然于黼遣人殺之雍丘今開封府杞縣是）○李彦伏誅○朱勔有罪放歸田里○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梲副之金幹離不既渡河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鄧（襄州今襄陽府鄧州今屬留陽府）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荷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當恭謀李綱曰道君皇帝付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已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

王黼
李彦
朱勔
伏誅
罷

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事之日也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猶曰社稷無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默然已而謂都城不可守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道君皇帝幸亳州○以李綱為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且言朗皇謂潼關矣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致于賊手今四方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啓敵之心乎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扶綱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社稷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宮曰陛

李綱
諫帝
出幸

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少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徵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徼焉以御之帝感悟遂止禁徵六軍聞之無不悅者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王孝迪為門下中書侍郎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入援金幹離不遠京師詔張邦昌奉康王構為質于金以請平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常賢妃所生金幹離不既取滑州即遣吳孝民至汴以詔書問納張毀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黃河為界黃河在西番朵耳衛西衛西北一千五百里納質奉貢癸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閒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詹部貢列卿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因與俱還孝民至曰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

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中戍命李梲使金軍幹離不謂梲曰汝何坐梲北面再拜滕行而前恐惙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欲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大原河間三鎮之地（中山今真定府定州是）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兵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肅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偕來索賂要質先金人所為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梲至李邦彥等勸帝從之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

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二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郎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宋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

康王質營

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論割地議當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

丘瓊山曰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匊吕山積往年劉樂師來朝

奉命擊金人於其間至是遣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以久留焉

呼後世積畜者益爲城守計其毋爲大盜之資乎

○以唐洛同知樞密院事○李綱敗金人于通津景陽門金兵時攻通津景陽等門綱親督戰募死士縋城而下斬其裨將校十餘級其衆數千何灌力戰而死○道君皇帝幸鎮江府○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金師退次于盂陽幹離不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也○馬忠取金人于順天門外金騎大掠于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擊金人敗之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

神師道兵入援

通援兵開陵

路允迪如河東金粘沒喝軍益盛或誑為粘沒喝云○种師道入淫原秦鳳之師入援詔以師道撫使初朝廷聞金師南下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為制置使得便宜徵兵食師道時致仕居南山豹林谷在西安府長安縣南山下聞命即東邁鄜河跳古之子平仲有步騎七千師道遂與之俱赴汴揭榜沿道言种師保領西兵百萬

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石稍北斂遊騎但守傘騶而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種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甚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朕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春秋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孤懼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注勤納王也）及前後軍以抵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之入朝金使汪汝在廷師道而使李綱督宿衛之士城守金人懼徙石稍北斂遊騎但守傘騶而增壘自衛使時斂宗能用李綱之言勅勤王之師書諫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惰歸拊而議之上也李邦彥從許浩曰种師道知之者其能久住而永以孤軍深入敵境不能善歸之謀金豈無知之者其能久住而永以得志乎彥何斂宗哉於李邦彥之說一意求和雖有師道不能用也而獨以講和謀於師道師道答以對乎故其言曰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知也言外有師道之言蓋以金人之意而想而求和出走不必講求之意而在其中矣師道之言蓋而且直如此斂宗不悟良可惜也及乎和罕夫成而文武不收中行之謀輕師取敗雖有老种莫措敵手遂至稱姪割地納幣以人再舉舉族北轅可勝惜哉

○梁師成有罪貶為彰化節度副使（今平涼府涇州是）行至八角鎮死大學陳東布衣張消歷數其罪惡遂令開封吏護送至敗所至八角鎮縊殺之○二月詔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平朝廷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凶悖日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驍六萬而善動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
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
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餉道分兵復襲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
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撒取皆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
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為山西巨室
西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父古方以應河兵入援平仲憑功名獨居
戰所道欲俟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拒絶八日帝以
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師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
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臨汴城會李綱率諸將自出封丘
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漢桓靈時凡詔所徵者皆令
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力發金候史覺之幹離不遣兵
追戰于暴天坡以神臂弓。應劭曰神臂弓最為利器定党項羌
之神臂弓最為利器定党項羌以強拒地而張之朝三百步能洞札鎧
于防闔蓋神臂弓之為國用自定始也 射之金人少却。龍李綱

姚平仲劫張邊退

李綱欲俟敵渡擊之



門遂戰于暴天坡以神臂弓。應劭曰神臂弓最為利器定党項羌
以強拒地而張之朝三百步能洞札鎧
之神臂弓最為利器定党項羌以強拒地而張之朝三百步能洞札鎧
于防闔蓋神臂弓之為國用自定始也 射之金人少却。龍李綱
幹離不遣王汭來問擊兵之故李邦彥
以謝金人 綱曰斷三當斡離不之謀汭
金人語之曰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馬既罷則知當時宋亦無可
虜計中耳欽宗其失矣哉

○廢親征行營司○金幹離不使王汭來且召宋諸使者謂曰兵
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洎江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請
更以他王為質○王文虛中如金師○大學生陳東及都人伏書乞
復用李綱詔復以綱為尚書右丞充京城防禦使辛丑太學生陳東
及都民數萬人伏書乞宣德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
社稷之臣也白時中李邦彥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康謬忌

太學生及都人上書乞用李綱

嫉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今邦彥等竄郭彥入朝衆救其罪而罵且欲
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庶幾得免敵傳軍令退衆皆去方邦彥
歐之邦彥疾驅得免敵傳軍令退衆皆去方邦彥登聞鼓（即登懸鼓之始也用下陛上而施于朝故曰登聞鼓）
登聞院懸鼓以達冤人猶周禮以肺石達窮民是也）擠壞之喧呼動
地殿中王宗澤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
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譁而磔（磔力責反切肉曰磔磔則格切殺也漢志
誅死刑也）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肇之不退帝顧戶部
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永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
士憤憤綱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去○除元祐
黨籍學術之禁追封汜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廢龔圓宮觀

士民褒籲視師道　除元祐黨

請王爲質　康王還金師退去　請擊之不許

可以與民者○以楊時爲國子祭酒祭酒祭酒者奇偉人餘則老者一人（九經
酒祭地故以祭酒爲稱猶漢以爲示有先導之義）
地晉咸寧中立咸宜學始置國子祭酒　川分魚不言魚不見聽及
太學生留李綱吳敏乞用時以言者生忠於朝廷
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人情自定帝用無以逾卿
遂用之○金幹離不使王汭來
聞之又乃得見康王次日得王
倨傲抵暮遣王汭隨盧中入城要
曹晟等與金銀驢馬之類且欲
鎮界方退軍盧中還帝止許以
金康王構還○以徐處仁爲中
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金康王構還○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遂用之○金幹離不使王汭來（宇文虛中留金營露坐
聞之又乃得見康王次日得王汭（汭大酋）隨盧中入城（城要越）
倨傲抵暮遣王汭隨盧中入城要越（越）曹晟等與金銀驢馬之類且欲（欲御筆書定）
鎮界方退軍盧中還帝止許以（以）
康王構還○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
人金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震
有備遂不俟金酋數足遣使告
顏師古曰謂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

庶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南已。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以伺國
復來御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復罷宰執無神霄
王清萬壽宮使
故諭士民自今版事並遵用祖宗
舊制凡壞國害民事
○李邦彥免邦彥無所建明惟與已堵中
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等阿順趙諭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至是
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
密院事耿南仲李梲為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种師中
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古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
人至汴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送之且戒侯其間可擊則
擊將士踴躍而去○种師道罷
种師道
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諭曰秦始皇老王
翦而用李信晉元帝老趙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昌曾
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諭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悉
決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
之患宜起師要擊之帝亦不聽○
威勝軍今沁州隆德府今洛州縣屬山西遂次于澤州先是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隆德府
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
既逾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
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一日而
為秘書監分司南京董貫為左
人皆從
太上行○梁方平伏誅○壬孝
而罷初太上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
議以罷昌所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憂在陛下
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朔南一
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帝從之○召姚古等還時宰
臣咎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乃急徵還諸將已追及幹離不於邢趙
邢州今順德府隨州屬真定府間聞命無不扼腕

三月李抱玉○張邦昌僭號金以徐文長爲太
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栗爲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宇文
虛中兄和有罪隊免○以种師道爲河南河東路宣諭使也滑州○
詔金人叛盟遣姚古种師中帥師往援二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
中迫於糧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
主和議李和彥奉使許地李抱玉
大原种中山河間二鎮宿塞蔆寢所在豐行固守
寻戈也盾甲也顏師古曰言寻盾者不相入也正義曰寻盾者不相入故軍之不協者爲寻盾相攻故
所以蔽敵楯所以自身其用相反
敵而二省令護送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粘沒喝已至澤州臣欲由
邢相間捷出上黨今山西路州是據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即許離不
行至中山河間三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
境○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金粘沒喝還雲中留銀术可圍
太原雲中今山西大同府○籍家動家留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稱是謂地物與田相稱也

召河南處士尹焞

○蔡京有罪貶爲崇信節度副使安置徐州是○夏四月夏人陷
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鎮威城金兀室護取之○道君皇帝至
京師居于寵德宮○立子諶爲皇太子○以耿南仲爲門下侍郎○
置春秋博士○置詳議司于尚書省○童貫有罪削秩州安置○以种師道爲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
東軍馬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習元祐學術○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潁州安置惠州府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

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留之不報○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罷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為邪說以塗蔽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為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言為邪說群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馬瀕上疏詆時乃罷時蔡渭時因乞罷諫職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微猷閣待制致仕時居

楊時致仕

師中死節

諫壇九十月。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詔种師中進兵燕山。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進兵燕山。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進兵燕山。太原圍不解。

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流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尚綱多士固已寒矣而瀋猶以為大學之盛歟罔不已甚乎原京與瀋罪乃天地否泰所繫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才衰弊紹述開邊而兵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之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瀋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于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破壞耶原奸邪之言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种師道罷以

以王綱劉翰援大原

河南河東路宣撫使以救太原時金兵退道君皇帝還京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建議復為取旨之鎮以賂金人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之

大原圍急南仲等請割三鎮以賂金人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為大恥恐誤國事羊翼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名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以其為大臣遂行之意予此非為邊事欲援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即是秦小[illegible]起自刎焉

使[illegible]河東副之入關而翱招建炎林沙酈店劉源翔店崇安五夫里綱言陛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

西安府咸陽縣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褒

[illegible]中書舍人即討平淮蔡封晉國公以楊

[illegible]傳裴度唐貞元初進士累

[illegible]加中書令以身繫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卒謚[illegible]以

之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遵朝綱同臣之行無復踈埋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輸力戰遂解潛屯威勝劉翰屯遼州王以寧屯汾五六帝親筆促拜綱至軍遣瀦潛屯威勝劉翰屯遼州王以寧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距雲大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于城下劉翰兵先進凡九戰皆捷斬虜數百金人併力禦之力不敵而退師遂潰將爲李綱之黨公輔因列其辭位復陳三事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恐其言故貶○天狗星墮有聲如雷○有星孛于紫微大帝室太九之精也紫微○高麗遣使稱藩于金金以保州畀之○金以幹離不爲右副元帥○秋七月癸

元符仁書邪等之禁○竄蔡京于儋州儋州在瓊州府城西南行至潭州死京天資凶險知人善惡人竭四海九州之力以奉帝亦知其奸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抵之京每朝將退輒入見行來前伏地頓首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于兄弟父子自爲秦越蒼生即家給府藏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禍最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社之禍至是竄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嶺地遇赦不許遷移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年八十雖以爲恨然察彼于雷州童貫于高州儋州是

宋史筆斷曰蔡京之竄當靖康之日察彼之斬當建炎之初貫之斬當詠於謀復燕雲之際今而天命斬於潘婦謫浪之時童貫之誅已去人心已離禍亂已成戎馬已至然後同時加戮不亦晚乎是知三賊之誅非徽宗爲天下誅之乃欽宗爲金人驅迫使然而誅

之也斯與唐玄宗子獲免於難而宋徽父子至陷虜者何與玺書玄耳然唐玄宗子飢渴憤怒請誅楊國忠之事同出一轍親平內難而得天下宋徽自作不軌而亂四海故也噫天道至明禍福不僭乃如此夫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路所。詔數貫大罪命御史張所迹其所至笞愚敗契丹百年之好是御史胡舜陟論良嗣結成邊釁斬之函首赴都市○金人分道侵宋金使召李綱還○金粘沒喝幹離不為右副元帥而使楊天吉王汭持二帥書泉責背盟構釁之事。幹離不辭汴闉而還也所以慴金帛之心足三鎮又背盟固守會金使蕭仲恭來使朝廷以肅王為質彼所貪亦留仲恭以相當喻以不遣其副道倫耀不得歸乃許以情告于館伴使邢倚曰金有耶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衆試於金人可結之以圖幹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覩出自奚戚舊臣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覩使為內應仲恭還見幹離不即以蠟丸書獻之幹離不以聞于金主折可求

又言康王構在位百餘日金兵復怨不已金吳乞買復謀南侵且索金帛三鎮及上金主晟號尊天輔皇帝改元天會○張忠立及金人戰于文水文水縣名在大原府南城西敗績死者數萬人○折可求師潰于夏山○王雲奏金人以賦入之數○許翰罷翰主用兵而吳敏主和議處仁欲免敏免發兵不合供億○以唐恪為少宰何栗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左丞耿南仲為尚書右丞李回為尚書吏部侍郎○九月金粘沒喝入天原執張孝純以歸孝純粘罕之舊知也○安置吳敏于滑州敏因慶府城東四百五十里种師閔及金幹離死○蔡攸不戰于井陘敗績金人遂入天威軍真定府○蔡攸朱勔伏誅

蔡攸
朱勔伏誅

以王寓為尚書右丞○李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珏胡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且安國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方諫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

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有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
超然遠迹不爲所汚如安國者豈易得哉大夫無不受其籠絡
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枋州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史部侍郎
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
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通州在揚州府城東是）或曰事之小者姑
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者爲不必言至於大
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以知天名府趙野燕北道
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兼燕南道都總管○黃潛浮海如金議和○夏人
侍郎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請解好問請聚集滄滑（滑州名）
之戍以爲奔衝而列勢王之師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
真定攻中山下之震駭廷臣御之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
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聞其忠（袁州宜春郡）遣中使召還（使音所吏切）
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
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屈格耿南
仲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
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种師道罷以范訥爲河北
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大原而城已陷乃巡邊次河陽（河陽縣今
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還而卒
懷慶府孟縣是長安府）○以馬灘知樞密院事○詔大常禮官集議金主
尊號○壬寅兗（時命寓副康王使議故免）○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金粘沒喝復入威勝軍降德府澤州○金粘沒喝至河外折彥質師師

禦之而潰金人遂渡孟津（孟津河北地名於其地置津故曰孟津今懷慶府孟津是）西京留守王
磁州民殺王雲留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磁州在彰德府城北）民殺副使王雲王乃還次于
詔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磁州在彰德府城北）民殺副使王雲王乃還次于
相州康王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
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惠神祠王雲
在後民遮道諫王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屬聲拮雲曰
清野之人兵奸賊也執雲殺之會金游奕日至磁城下（游奕即游
知相州汪伯彥亟以急書請王如相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岳飛偵也今謂之細作乃深伺敵動靜之人見康兆今西安府湯陰縣名在彰德府城南）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
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初相州湯陰人
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



張叔夜帥衛入

郭京用六甲兵

王彥以八字軍戰士飛與焉（八字軍王彥所募兵也）是以見王以為承信郎（承信郎武官名）○馮澥
言京城水如金粟沒喝軍（○罷兵事）何患為開封尹（梁王戰守與惠）○以陳
過寔為中書侍郎孫傅為尚書右丞○孫傅使成忠郎郭京選六甲
京言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將而）兵三百可致太平（京訪得郭）
疑命以官賜以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
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京擇日出）
識者笑之京嘗曰非今在急京不出師○李回之師潰于河上○金
都不伏楊天吉來議和京許之（天吉金將）
沒喝軍訖以西河界之（沒喝軍訖以西河界之）為緣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絳州屬平陽府）粘
西五路宣撫使督勤王兵入援○金斡離不之師次于京城下時援
衛州今衛輝府（○以孫傅同知樞密院事○以范致虛為陝
兵皆為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
人而已（○李回兇○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叔夜聞召即日將中軍令子

伯奮將前軍仲熙將後軍。合二萬餘人與京師戰而前。已丑至都帝御南熏門見之軍容甚整。入謁言賊錡甚畏如明皇之避祿山。

幹離不使劉晏來。○詔二省官名悉依元豐舊制。○以門下侍郎○閏月。嘗恪免。○以何栗為尚書右丞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入穎州知州霍安國死之。穎州今懷慶附見。○馬灘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是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遥見金兵甚衆。皆奔還自相踐藉。死者以千數。城中唯衛士三萬又什失其七。因時挑戰。以示敢敵。至是求成。粘沒喝幹離不不許。○金



次于京城下。○馬灘以金書來邀帝會盟。帝不許。○以馬灘為尚書右丞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入穎州知州霍安國死之。穎州今懷慶附見。○馬灘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是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遥見金兵甚衆。皆奔還自相踐藉。死者以千數。城中唯衛士三萬又什失其七。因時挑戰。以示敢敵。至是求成。粘沒喝幹離不不許。○金

幹離不使劉晏來。趣親王宰執出盟。○詔康王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時敗中待御史胡直孺老言康王奉使不反。仍為上民所留。乃天意也。乞拜為大元帥。仍聽入援從之。○何栗豹附見。傳使郭京出擊金師。京敗走。金人遂入京師。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永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甲寅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栗數趣郭京出師。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窺覘。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躡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遂自刎。夜。曰須臾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師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在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血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欲親率都民巷戰。㊀金宣言議和。退師乃止。

許浩曰戰之勝敗在於勢惟智足以成崔勢勇足以張其勢然敵非無知也吾之知過於彼而吾之勢成彼自不能抗也若孫臏之減竈削木韓信之囊沙背水是也敵非無勇也吾之勢張彼自不能禦也若關羽之斬頹良張遼之却孫權是也昔聞以術而取勝則古之人必先用之矣必築壇推轂以必求其如孫臏知龐涓之古之用師者任夫智勇之將猶患敵之智勇有加於我而不能以決勝也柰何欲以遊惰數百不勝介胄之人而當乎數十萬驍練累勝之勍敵乎郭京小人喪心病風而自任之固無足怪而當時用事之人又有若孫傅者舉朝之臣亦不非之何異奉濟王栩如金師以請平粘沒喝韓離不曰自古有南朝有



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帝如金師戊午何異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駕幸西帝如青城（青城金人置營之所也）粘沒喝軍奉表請降（長編云帝與語惟粘不但唯唯而已帝以金遺二將粘所有皇帝之來所議大事欲分賜粘沒喝何與焉答朗然斡離表書成令帝簽名北望拜發訖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帝默然）○十二

## 康王入援次東平

月金蕭慶入居于尚書省○康王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今衛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丁亥發衛次于東平（今兖州府東平縣）王在相州丙子渡河丁丑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寢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今順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浚苗傅揚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蜡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

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亟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有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汪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帝至自青城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二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詔陳過庭等如西河割地以畀金人○范致虛會師入援遣于鄜州○金定牛頭稅法每牛一具賦粟五斗

資復知金監國

其制以牛三頭爲一具收又謂之牛具稅

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皇帝僭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夏正德元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詔西河民降金民不從○詔孫傳輔太子監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庾子金人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爲無辱勸帝行帝與何桌李若水等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號詬金人爲狗彘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于地粘沒喝

李若水死節

今日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終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數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尉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孤奈何棄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視汝猶子今兒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沒喝召計事若水因歷數而罵之粘沒喝令磔之若水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若水謂其僕謝罕曰我爲國死職耳汝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撾破其唇嘆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歸具言其狀金人亦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江瓊山曰嗚呼宋人以忠厚立國而其敗也受禍乃慘于晉人何哉是非獨天數蓋以人謀之不臧也所謂人謀之不臧奈何曰方

虜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行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策何也自古立國必據險阻宋都汴梁平原之地而與強虜為敵所以限之者一河耳謀國者不知據險以守境危急之際乃以要害之地附之庸奴人虜之渡河如履平地既渡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二三千人守此吾豈得渡耶當時誠有能建策如汪立信沿江之守盡出內地之兵以實外禦四五十里而為一屯屯有守將十屯而為府府有總督其左要害處則參倍其數而命一大將領勁兵數萬往來巡哨河面比江面為不遠用兵不多雖虜兵併聚而來然亦可以少延日月而吾之勤王兵日集矣若夫真宗澶淵之寇王欽若勸幸江南陳堯叟勸幸蜀當全盛之時為遷幸之說誠為失策靖康之際則非景德比矣蓋效有否乎唐玄宗避安祿山之寇而幸蜀肅宗起於靈武遂復唐祚其後德宗幸奉天僖宗幸興元皆用此策也況女真又非唐三寇比其意在於金帛而不在土地其技長於野戰而不能攻城觀其得汴京既以與張邦昌邦昌不能立又以與劉豫其意蓋可見矣使當時謀國者當虜騎尚遠之時先請上皇率六宮以幸江南逼近之際繼擁欽宗領禁兵以巡襄鄧二帝在外號召四方之兵以為救援京師之舉京城之守則付之大臣如李綱者使之內堅城壁外清野重兵而不動閉重門以自居彼欲縱兵以遠追虜吾掘其歸路彼欲肆暴以劫掠則又野無所得其勢自然不能久居而有畏敵之心矣然後遣使與之通好或增歲幣或邀重盟縱有屈抑不至受禍如此之慘矣說者徒以人君死社稷為言

謂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嗚呼。此老生之常談爾。盍量其眷之不移乎。苟不能然。孰若委任一人。如漢人之用周亞夫者。以守都城。雖以九重宣命三軍。後驚略不少動。如是則號令出於一人。持守定而事功易集。以俟機便使北虜之所以今其下。尅期以取效者。皆過期而不應。其徒衆自然解體。後有所言。皆不之信。而主謀者亦且持議不固矣。其心不能以不離。其勢不能以不散。計不出此。乃苦留車駕。又併其已出者而返之。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與。迨夫高宗之中興也。父母兄弟盡在他人手中。爲所刼質。一舉手動足輒有防礙。遂致不能復。不其戴天之讐以貽千萬古之笑。恨嗚呼。天乎人乎。

○資政殿學士劉韐死之初。金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不令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靖康元年韐守真定)是冬。金人抵城下。知公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朝廷和詔諸郡以公私金帛輸虜。時京師震動。取民間金帛有賠者。以軍法大臣在金人軍中。遣人持詔諭韐如京師令韐曰。朝廷有命。惟公努可也。民何從出乎。大臣諭韐不亟。金人將屠城。韐不答。又取監司及僚屬十餘人。復不遣。金人引兵圍城。韐以強弩射之。金人遂退。及京師陷。必欲得公宰相。給以割地。韐至金營。金人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者。使親信持歸報其子。予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牕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劉韐死節

綱目斷曰劉豫死義表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經徇名責實也夫以金雖禁黠不能以威屈豫受命館伴以善諭降觀其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之言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曰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若曰豫之忠義爲虜所服虜不能害而豫不能害而豫自經之云爾

史臣曰李若水嘗主奉駕出城亦在誤國之數劉豫素爲童貫所知預彼軍事及其一死狗國而前愆盡掩遂以忠義榮於萬古則君子晚節末路可不知所勉哉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軍馬范訥知興仁府今兗州府曹州魯宗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任不容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慶所將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若



[illegible]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illegible]敵[illegible]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討敵餘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翌日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大學生徐揆上書乞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西遼建都于虎思政元康國西遼主以遼師為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西遼主以遠主曰皇天弗順數也奈之何哉

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師以內侍劉述所具諸王孫妃主名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徽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時帝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之不遣其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

筆斷曰國君之死社稷乃天地之常經也然此義當責徽宗於如青城之日不當責於謀欲南幸之時蓋南幸之時社稷尚存雖則出奔庶可恢復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太王衛文公是也都城既歸社稷已亡乃與后妃諸王同如青城將欲何之若以爲求免於禍耶則晉之懷愍有青衣行酒之辱矣若以爲欲求生還耶則抱帝痛哭矣徽宗不能死於社稷甘就汙辱者蓋以平居貪嗜逸欲不知先王正心脩身之學故也使徽宗果知正心脩身之學政不苟立雖不苟免而與宗廟同爲灰燼則堂堂宋主豈有五國城之幽而貽中國萬世之恥哉

○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傅從之（時吳玕莫儔督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三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爾傅寓皇城司其子求省此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揮使遠去



子亦泣曰父人以身徇國兒當留守事付王時雍辛未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時雍官徽猷閣待制）子（名未詳）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汴城門）止傅金守門者曰欲得太子留守何不早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之傅也當死從（金）人大索金帛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死之○康王構即帝位于濟州（今兗州府濟寧州是○金人遣左副元帥宗翰入京索百官議立異姓

金人立異姓張叔夜奔檜北

執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以去時推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訃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孑傳一人徵言歟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至自金營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亦肯署狀且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因移書金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金）人執至軍中大罵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王時雍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獨太學生難之范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紳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

金人立張邦昌為帝

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讌遊黨附權奸竊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遙拜之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檛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百官循末以帝禮事邦昌前稱臣降陛下邦昌斥之時雍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呂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還衙必將憤駭且不測柰何邦昌乃止○金幹離不自



汴北還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如金庚子幹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帝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遥辭于南薰門號慟哭有仆絶者○夏四月金粘沒喝退師以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栗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返凡法駕鹵簿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法駕今不任鹵簿黃門令奉引奏中即御行參乘前車有九遊雲罕鳳凰閣戟皮軒鸞旗有金銀黃鉞黃門鼓車次第謂之鹵簿侍中駕上太僕奉駕上鹵簿傅玄秦漢始有其名後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案字書鹵大楯也甲為之所以持敵者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鹵簿以甲楯為名也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

至大名欲徑渡河擄金人歸路邀返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朱子曰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澥二人之力爲多邪黨尚留邪說尚熾如此是猶已死于鴆毒而尚畜之也金始終以和字愚宋

宋始終以和字自愚哀哉

四明陳氏曰初斡離不之北返以粘沒喝在大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上下遑遑相慶以爲無復可虞矣于是迎上皇于東南散西兵于關陝勤王之師蓋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多方拘粘沒喝之使忽李綱种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大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譎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于童蒸王淵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徐處仁唐恪聶昌耿南仲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爻圖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惟哉

劉永新曰徽宗失道致寇事已迫矣而付諸子當是之時非雄才不能爲也兒欽宗之孱庸昏愚乎父子現然前後爲囚虜公之及此也宜而予亦可謂之不幸也前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蜀不爲人所魚肉子尚能北奔至靈武內挾倣倸二雛爲心膂外使郭李諸傑爲爪牙以返旆于舊都而徽欽不能焉非特其才愧于玄肅而宋都洙亦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可憑依以緩其傾危可前却以圖其興復是以然也夫汴本非可以爲都之處宋因五代之舊而都之山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爲命然夷狄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創業之兵

強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也與夷狄爲隣國而彼有常強之俗以守成期子孫而此有漫漶之時則夫兵不可獨恃而宜資于山河險固之有常以爲助也明矣是以太祖欲西都于洛以漸謀都于関中其時太宗爲晉王力止之太祖喟然嘆曰都汴不可釋兵而養兵費實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慶曆中范仲淹亦勸仁宗脩洛曰太平則居汴京有事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表裏之宅以保中原且関中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宜留意仲淹之慮亦猶太祖也仁宗將從之而爲余靖所沮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拓跡神謀雖漸終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攄忠畫計亦非余靖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圖目前有天下國家者捨上智而聽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苟目前而忘久遠成而可保久遠仁宗與靖中人也所見者難成而樂易從苟目前而忘久遠危亡所以荐至而不可遑何莫不由斯也或曰若是則惟恃險固而已乎曰不然也德以本之力以功之險固以居之漢力強矣然以都洛爲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猶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德力險固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宋至徽欽而德力險固舉無將焉攸賴

金人圍中山府知府陳遘爲其下所殺城遂降○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

先是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誠欲立趙氏宜求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於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亟徙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義人臣在旁強勿服東駕未還所下文書不

當稱聖旨又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會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訖書氣沮癸卯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請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隋獨孤后當周文宣帝崩隋文帝總百揆后謂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所宜孰慮他日箠口咬也事若不及早圖而發之後必悔之如以口咬臍悔無已及也）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王不許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今移師近都按兵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吕好問亦遣人





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戊辰邦昌上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

○北宋九帝起庚申起丁未凡一百六十七年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臣王太岳　臣王杰　臣曹文埴　臣彭元瑞　臣劉墉　臣金簡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臣李潢　臣福長安　臣和珅　臣董誥　臣金士松　臣曹仁虎　臣嵇璜　臣王昶　臣程景伊　臣蔡新　臣德保　臣王際華　臣錢汝誠　臣曹秀先　臣劉躍雲　臣姜晟　臣莊存與　臣翁方綱　臣錢坫　臣錢樾　臣錢大昕　臣錢大昭　臣孫星衍　臣洪亮吉　臣王念孫　臣王引之　臣段玉裁　臣李調元　臣朱筠　臣周永年　臣戴震　臣邵晉涵　臣姚鼐　臣任大椿　臣程晉芳　臣吳烺　臣趙一清　臣汪中　臣武億　臣孔廣森　臣王鳴盛　臣錢大昕　臣錢大昭　臣孫星衍　臣洪亮吉　臣王念孫　臣王引之　臣段玉裁　臣李調元　臣朱筠　臣周永年　臣戴震　臣邵晉涵　臣姚鼐　臣任大椿　臣程晉芳　臣吳烺　臣趙一清　臣汪中　臣武億　臣孔廣森　臣王鳴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綱目點音資治通鑑前要會成卷之八終

○南宋紀 附金紀

## 高宗皇帝 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也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

崩年八十一○帝健於馬善射通經史工翰墨建炎初即位于南京遷都臨安號曰南宋在位三十六年

等和議之誤維有李綱張浚為之扣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

復尺寸之地翰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讐

而不叱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注見前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

元建炎是皇后隆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

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強敵外侮莫不自我招之

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

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人謀命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

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請予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

趨應天府再表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

王即帝位于應天府

築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遥謝二帝當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于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焚棄東京重賞梁勳李彦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仍勑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蓋藏金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名俱屬平陽府

劉永新曰康王前嘗爲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金營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内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絶矣苗裔曼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爲霸主糾合諸侯爲周禦至于戰國而燕韓



君亡如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爾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周公也漢懲吳濞楚戊之強而祀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權至於宣帝之際宗藩寖疏十二萬人莫不據土民之上有王公之勢秦既盜漢而光武兄弟起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繩繩應故東京之復興物異於文堂靈獻之末表珠焉璋猶能崛強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襲於京師故朱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濮王數百人一夜同坑于龍興寺女在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免后以被殺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是君子完顏兜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性矣大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

瞻諸人言封建之害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以無疑於此矣抑果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沛果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靖盛崇信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慈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慈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若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遣尊乾龍圖閣學士孟庾爲元祐太后孟氏爲元祐太后

劉時舉曰前世晉惟毋后之禍而我朝高宣向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孟氏獨享毋后之福既留宮已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



表欽

以李綱爲右丞相

作行宮于江寧府○以張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

奉使軍今寧波府同安郡今安慶府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遣尊生母賢妃韋氏爲尚書右僕射先是綱再民寧江州祠金兵復至淵聖悟祖宗之非

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即拜尚書右僕射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盡哲不足以當之惟陋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盡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能改用心剛足以治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幡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庶幾奉手書詔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社稷之福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縄以王法懼者益衰矣綱乃止○立御營司以

立御營司

黃潛善為御營使汪伯彥為副使（是時王淵楊惟忠以何此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帥營司王行幸總齊軍政）○王時雍有罪當州安置○論靖康

倫正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加張邦昌太傅○詔倫正言仁聖烈皇后事跡追貶蔡確章惇蔡卞邢恕蔡懋等官（章惇蔡卞初欲去元祐之人遂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而至訴以報立之罪謗及宮仁

劉時舉曰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此讒諂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時帥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道君至盡

道君太上皇帝至（燕山今順天府是）○以宗澤知襄陽府○安置監察御

張所言五利

史張所于河北招集義兵以蠟書冒圍暴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不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救百姓矣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燒香畢回河東河北大下之根本所在誤用姦臣之謀故割三鎮繼割西河山民怨入骨憤全今無名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西河兵民相率詣帝所遂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也早有定冤而一意於避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肯鉏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詔成都京兆襄陽荊南江寧府鄧揚州儲資糧脩城壘以待巡幸○以周望為二聖通問使如

河北京師○詔王襄趙野永邢州安置論勤王救援罪永州（今永州府祁州今宇慶府俱屬胡廣陽府蒲州是）○金婁室入解絳慈隰石州（河東中府今平陽府蒲州是）○金撻懶入容州（今容州本朝屬大原府管州今青州南渭城縣是）○金迪虎入單州（今兗州本朝屬濟府單縣是）○六月以仲湜同簽樞密院事○李綱至行在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固辭相位不許已未朔綱入對涕泣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帥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舉相臣自視歛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不能守不能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和下缺）

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五事政事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脩上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也心度未可若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赦令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祖宗盛德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當改正以法令臣亦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為赦為大如臨朝死節而狄青之於中書興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

功效顯著宜益脩考績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也

久任之貢成功

綱因陳六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

姚崇宋璟為開元賢相而璟之剛直又過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為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況當南渡之時顛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又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綱於此時一有忠悃之謀即為姦

佐所沮卒致君臣之好不終觀此則知其事又難於瑣也久矣

○己丑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甚嚴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危金人為畏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維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慶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益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尊



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劾擊之墜下必欲用邦昌弟罷臣詔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偽命臣僚王時雍吳升莫儔李擢等○贈劉韐為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間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劉韐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許浩曰李綱為相而斥張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韐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而致王夫何難乎李綱為相而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

中興可立俟也而高宗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李綱治国規模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歷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鎮賊盜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謹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直代太原澤潞汾晉數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載棗者其心甚堅皆



可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計必以城降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為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

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眷言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恥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

還元祐黨籍人官爵

立沿淮河帥府

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皇子專生大赦○還元祐黨籍人官爵○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團結軍民互相應援○以汪伯彥為樞密院事○以汪伯彥為樞密院事○以傅雱為二聖通問使如河東金帥先是李綱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但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晉劉琨為侍中太尉少與祖逖為友每枕戈待旦志欲擊於會稽後吳越和勾踐及國乃脫卧即仰膽飲食必嘗膽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內脩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矣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以雱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立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賞功司○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措置戶部財用○吕好問免詔封為東萊郡侯時御史王賓論好問常丐為僭號之初好問慕人賓客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亦非他人此好問力乞退羅且言邦昌潛號之

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肩閣資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淵聖皇帝渡白溝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既從淵聖北行在道中不食曰過界河矣叔夜慨然起仰天大呼投河而卒白溝河也宋與遼以北為界水經云白溝原出代郡譯水南四十里白溝河也宋與遼以北為界水經云白溝原出代郡譯水田易州界至拒馬河合流東入海○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以不報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競兢業以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陝之浦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浦解者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愚當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

單騎降賊

宗澤上疏請帝還汴

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酋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汹汹。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賊。脅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繕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東薄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號沒角牛。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於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時



宗澤請帝還京

宗澤授副元帥

賞完顏衛閒。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時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為連珠砦。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兵民。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伉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汜水縣名）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金右副元帥幹離不卒。（幹離不又名宗望）○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統領。（賜內府錢百萬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

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除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多而民間苦擾不若罷之李綱言張所令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和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帝命益謙下樞密院分析汪伯彥御用其奏力爭伯彥語寒　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起招撫司以降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冗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詔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欒枝晉人事文公為大夫莫敖楚人事見左傳）皆謀定也所謂襲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造戰車于京東西路（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卒兵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須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圖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馬旁施鐵鉤鎖



牽行則布以為軍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一人四人推笓以遮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之兩旁每車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薪糗餘當車人上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詔諸路忠義巡社隸安撫司○淵聖皇帝至燕（通）尚書右僕射何栗不食卒（年三十九）○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有罪竄吉州（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止事之非不報時方論潛善附伯彥止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貶齊愈于獄引伏）○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

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鄭議駐蹕曰駐蹕所止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常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楊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遣使迎奉大廟神主赴行在所○罷西道都總管○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至自金謂曹勛曰我輩四

罷經制司李綱乞避位

先是此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不召因此御衣給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使可即早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爲念康正夫人那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癸巳通作亂于杭州執帥臣葉夢得詔以錢伯言知杭州討之○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兼御營副使○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謂易以所居言名從之○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先是有旨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帝不納竟罷經制司而罷亮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姆所爭細事朝乃爾綱曰

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李燾曰綱之入爲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爲已任抗忠數疏中時宜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州縣脩荼鹽之法以通商賈劃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倣保甲之簡丁而官爲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彌紹

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丘瓊山曰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耶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人臣捐軀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前諸心亮敢出諸口耶然則爲綱計柰何毀形泣血披肝瀝膽明言事勢至此無可和之理言既不從繼之以死又不然姑從其計身豫其間爲之委曲彌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濟之理綱言不出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哉安此箭當在靖康元年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罪馬柏寒之非（愛言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與刑不當夫側立不敢即席之大小踰意必行罪馬之憂招軍之暴勸納之厚慶立賞格公吏爲奸豈易詔令綱既罷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擅權朝政士

愈厚。且潛善密也 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東駕遂東幸。而河朔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蠭起而國不可爲也

胡新安曰。李綱爲相。朝綱立。紀綱振。邊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爲汪黃所逐。綱之去。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殺陳東及京師太學生歐陽澈

諫。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諫。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又疏請帝親征。以迎二聖。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無州布衣歐陽澈上書。極詆用事○許翰大臣。替善遂以語激怒帝。言不誅將復鼓衆。遂斬于市○許翰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徹蓋哀辭。而入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金以訛里朶爲右副元帥。訛里朶吾也一名宗輔○九月詔擇日巡幸淮甸○罷貢馬○封皇子專爲魏國公。以王圭爲河北招撫判官。安置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宗澤復上



表言帝還京師不報○王彥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天行山。在衛輝府城西。天行山在衛輝府輝縣西。金人圍之。彥間道走保共城。張所等十將凡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益兵飛檄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又戰于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鏖戰。拿其壻縣而舞。爲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突入鐵鏃刺殺上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己。遂率所部復歸宗澤。○募民。給官。○盜趙澤復以爲統制。招撫使○張邦昌伏誅○金閻母萬陌常州鎮江府○罷者路經制招撫使○張邦昌伏誅○金閻母入河。明年。相州陷。入衛。保州不守。順安軍。保郎保定府祁州屬焉。永寧軍。今蠡縣。順安軍。今寧晉縣。冷安州俱屬保定府○自是兩河州郡多爲金○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止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敎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替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黃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

帝幸揚州

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意幸揚州府要郡次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為杭州制置盜賊使。○以劉光世為滁和濠州江寧府招捉盜賊制置使前傅為御營使司都統制濠州今鳳陽府江○帝至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金徙太上

李綱宰鄂州

皇帝淵聖皇帝于天定府。○十一月居提舉洞霄宮李綱于鄂州今武昌府○盜張遇陷池州○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以張慤為中書侍

金人分道南侵

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鄂三盜同知樞密院事○權知密州趙野棄城走軍校杜彥據州追野殺之○十二月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金粘沒喝訛里朵元术婁室分道南侵西京留守孫昭遠帥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襲自同州引兵入蜀金人取蜀青趙瀘同華汝州金聞帝如揚州命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以攻河南訛里朵元术自燕山由滄州渡河分兵趨淮南謝侵汴宗澤聞之命劉衍趨滑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元术遂不敢趨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自同州渡河

以攻陝西（淄州今濟南府淄州縣是青州今為府鄆州今屬東平府淄州今屬南劍州）

盜丁進降于宗澤

戊申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金銀术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元术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元术自鄭（鄭州大梁京邑通都人衆恐僚屬又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行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伏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

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使張撝往救之撝至滑澤解衣寢不
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乃戰而死澤聞撝敗急
遣王宣往救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
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
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毋還二
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感激聽命金人聚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
疏請帝還京城曰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倘所倚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
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復明法科○金人取汞興軍經略
使唐重死之
常熟丁奉曰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
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嚴嚴是以克死且其別父克臣有曰忠孝之

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兒臣報之曰汝能以死徇國吾今笑入
地矣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子可為世道一嘆曾哉
○東平府軍校孔彥舟叛竄徐鄭州○金人取均房青雒鄧州○
為府○金人取均房青雒鄧州○寓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是特
降之真州今揚州府儀真縣是金銀木可取鄭州彥舟聞金兵至山東遂帥所部劫
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罷不以掠居民南渡東平府為盜所破黃
言二人必誤國事帝忽悔之南雄州今南雄州○張遇焚宜州遂陷鎮江府于淵招
○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仕朝除知濟南府○金薩謀魯入襄陽
一郡而孰敢拒之豫忽而去○二月金拔離速又破鄧州是時
進降于宗澤○金人取淮寧府知府何子韶死之○以王昶充金國
軍前通問使○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卒于慈○馬擴聚兵奉信王檀
于真定五馬山以總制諸砦和州防禦使馬擴橫奔五馬山砦聚兵得
定府贊和縣東○金遷河南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

楊時致仕

河北（潁昌今許州唐州今中縣汝州今汝州）河外都元帥○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以老疾求去○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澤衡罷澤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爲偏霸之謀豈非可劒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

宗澤請駕還京

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復迎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得睨又聞信王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朝廷有大政事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以其孤州得悉歌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時俯仰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鯁事敢言惟許景衡耳

許浩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蓋良知良能人所共有而不容以已也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決若不聞也及聞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而遽降詔擇日還京豈有他哉蓋高宗之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高宗固有奚俟於澤言之乎○夫惟其俟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隨復塞而汩終不還雖終不能復也委親於塹者見夫孤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而猶反

蘷裡而掩之也而高宗衛無乏蘷裡之心乎

○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彥治兵刻日大舉告期于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張慤卒○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先是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遣楊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勢併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邊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辨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



瞋目欲咬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戮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默曰出郎未機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絡趙豪傑冀渡河就復可指日淮南子云賈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遲不落異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什伍都人請以穎繼父任不許

綱目斷云嗟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焉但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是以道行當是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宗公之輔高宗則不然耳時則君闇於上臣佞於下故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也使其得君於先主則群雄聽命巨姦受戮金虜雖黠盖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哉惜乎齎志以歿徒起後人之嘆噫九原可作當磾黃汪二

癸以謝天下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充酷而無謀至亦悉反宗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八月作皇帝金寶金八寸後九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作金寶二一日皇帝欽崇　○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至金會寧金王晟以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會寧府名在遼東三萬餘西門外之西北○郭三益卒○金斡里朵龔信王撻于五馬山岩取之信王亡走不知所終○冬十月金徙二帝于韓州在慈京東北一千五百餘里　○金粘沒喝斡里朵會師圍濮州詔韓世忠等帥師救之○詔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如杭州　○楊進復叛寇汝洛知河南府翟進敗死○十一月癸亥



提之嵩山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高州○金浦察妻室取延安府王庭昭端帥師救之端次于襄樂縣至耳泉而還襄樂縣名在慶陽府耳泉縣名在延安府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擾其營粘沒喝既足走輦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几三十二日而陷金元术取開德府相州開德府今大名府開州相州今彰德府○吳玠龔史斌誅之○以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僧寺○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于金○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遣子麟以城降之撻懶閻濟南劉豫遣子麟勸豫前忿遂殺驍將閔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繞城納款○金斡里朵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金人入城守臣張益謙裴蔥降斡里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不臨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斡里朵怒併其家屬殺之○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

汪黃為相
不以金兵上聞
金師禁發孔子墓

頗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盡盡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金粘沒喝入襲慶府行聖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軍士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袁褧）

（慶）

（今兗州府是孔子墓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北八里）

己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以翟興為京西北路招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免對彥遂致仕（彥邀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陛下辭憤激二人大怒請免對○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府（今開封府陳州是）○金粘沒喝取徐州（沭陽縣屬淮安府淮陽軍今邳州屬淮安府泗州屬鳳陽府）○韓世忠之師潰于沭陽金粘沒喝遂入淮陽次于泗州（泗州屬淮安府臨淮縣名在招信縣南）○二月詔劉正彥即所衛皇子六宮殆杭州（○金人至天長

（縣文口屬鳳陽府鹽光世帥師禦之師潰而還○金）

粘沒喝入天長帝南渡江入于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士子天長陷報至帝即拔甲乘騎馳至瓜州（瀕名在揚州府城南北得小舟渡江淮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張澄康復等從行比暮至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心者克勤說法罷而會食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沮之堂吏大呼曰賊已行矣二人相顧倉惶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太常少卿李陵負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太祖神主亡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收取神主以行。數里回望揚州烟焰燭天矣

許浩曰高宗惑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澤還京之謀坐致金師

遷延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渡
以其主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始祖于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
得兼蓋必獨取是主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與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金人入真
今儀真縣秦州在揚州府城東○癸酉金主亶室取
徐徽言死節　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去俱被害○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
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
金也○金人焚楊州而去○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伯彥自知不為
衆所容聰疏求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豪塵天下怨
對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洪州伯彥知泉州潛善很特國柄嫉害
忠良逐李綱沮宗澤晝諫內侍言者隨陋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洪州

苗傳劉正彥作亂逼常禪位

今南昌府○以葉夢得張徵為尚書左右丞○吕頤浩復楊州○以王
知京兆府出端知延安府京兆府今西安府○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
射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淵制下有旨籍籍帝乃命葉夢得罷○詔
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江府今蘇州○以吕頤浩為江南東路
制置使知江寧府○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簽書樞密院事
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奉皇子魏國公夏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
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寺赦改元明受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於
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劉次莊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王世脩
亦嫉內侍悠橫會白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上俟
淵退朝即斫下馬誅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
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殺之康履驅入白帝帝大驚朱勝
非急趨樓上詰傳等專殺之故內侍傳等止為天下除害耳帝登樓撫諭之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
帝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
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全此猶未遂竄王淵遇
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東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
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誅訖更乞康履曾澤誅之帝諭不

得已命呂湛執硯與之傳即於牀斬之帝諭傳等還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天位帝命朱勝非繼牀下委曲諭之傳請降詔赦太后垂簾同聽政而立皇太子帝曰臥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手詔也御牀太后至帝曰臥當退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有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至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謀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輕加侮故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曰故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退○張俊呂願浩會師勤王苗傅劉正彥用事傅等不從后簾勝非曰今日心滴語臣云已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禪位傳等麾其軍遂退○張俊呂願浩會師勤王苗傅劉正彥用事傅等不從后簾勝非曰今日故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腹

呂張二敗賊

重兵扼臨平（湖名在杭州至漢末塞晉咸通中復聞父老相傳云此湖開天下太平故名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浚聿之劉光世為游擊順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殿軍後也）丙午敗平江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師百官朝于庸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速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盜邵青陷泗州（金人取京都諸郡○金捷懶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趙立復徐州詔以立權知州事○夏四月帝復位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副使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順浩張浚敗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南走順浩俊至杭州誅賊逆黨有差時順浩浚

寅次秀州順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罹義徐敬業（敬業勣之子也勣之不克而死徐敬業勣之子也唐高宗時監也東都太守王琳篡武義起兵討武后易唐為周敬業起兵伐之敗死）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耳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奔潰（易曰易驚為卻貌）北關傅正彥用精兵二千夜開門演仝門以走辛亥順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順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扈聖西宮隔絕一日數羣奄覆爭念鄉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

○隆祐皇太后撤簾○朱勝非頗岐王孝迪張遵路允迪盧益免先是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倫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順浩練事而悬浚喜事而疎此幸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免○以呂頤浩為尚書右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自元豐建二省而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至是從呂頤浩之言三省始合為一○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府○詔韓世忠劉光世追前傅劉正彥○立魏國公秉為皇太子○盜薛慶陷高郵軍今揚州高郵縣○金婁室取鄜坊州○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

讓未嘗監察御史陳公輔檢院汪岳海曰天下者帝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陽阨復必在川矣浚大悅焉○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為建康府○張浚如高郵薛慶降○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執之帝遣粘沒喝去尊號稱門下省金主前比于諸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死不食數日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義士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遷冷山流遷猶言編管地○韓世忠襲劉正彥於浦城黃傅于建陽縣浦城縣在建寧府城東建陽縣在建寧府城北

霖雨詔罪己

○翟汝誅楊進○六月霖雨詔罪己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謝罪求去復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

趙鼎諫罷安石配享
張守諫思二帝

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初首正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特政之缺莫大之居(顏師古曰宮廬毛毯帳也其形穹窿故名穹廬羌胡之人取羊毛為氈細毳也夷人取之)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毋后宮廬毳幕之寒衣食之美則思二帝毋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紈綺暖之衣則思二帝毋后受制於人宴嬉御之適則思二帝毋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毋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昊不為之改綱目斷云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

之門也楫其罪已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崇寧之禍實王安石自揭開其家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溯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關英大於此綱目書云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聰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幸也

○罷賞功司○隆祐皇太后至建昌府○罷右司諫袁植○(金)人取茲州○秋七月苗傅劉正彥伏誅遂前宋勝非頗岐路允迪等職名張徵于衡州(詔以苗傅之變當輔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故也)○(金)達懶取(維)秦州(維州今秦州府維縣屬山東)○皇太子男卒○鄭敦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竇瑾有罪下獄死張浚建康初定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瑾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傅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

劉子翬摘范祖禹

務張浚將赴川陝與稚密樞詳文字劉子翬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駭未發子翬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翬前舉以擊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詰大逆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爾汝等顧左右擁至與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無皆投刃曰諾○升杭州為臨安府○崔縱如金不屈死之○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皇太后如洪州○益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書凡十三篇言阨國家

兵農之政宜假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叶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以為井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朱文公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加○八月李邴罷以劉珏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制使王庶罷以王似

致書留辱于金

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臣實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二月以吕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為浙江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

議避金諱

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吕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適而今當且戰且備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鎮潤死守

常潤二州名

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社充守建康王燮請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統將發西京統制岳飛諫曰中原

帝如臨安府

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從○皇太后至洪州○帝如臨安府議防淮矣○張俊次于襄陽招兵分屯襄樊唐鄧○金人取鄆州興仁府今曹州倶屬兗州府遂侵南京知府宗偉佐峰之○以周望為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守平江○癸丑帝起居如初寅初寅畧已聞○庚午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尊位建立太子不復親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

罷和議修戰畧

一尚畏縮惟務遠逃軍民然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西北即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仲阿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宮南仲為東宮官屬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特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既而淵聖嗣及而邦彦為次相金賊遂至城下遂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彦而沮神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舉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邪彦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也其朋徒附合根株交結牢誤趙氏不啻如一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強弱之勢分絶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會霽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絶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略為養兵之資而行之堅確不變之旨幾會狄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也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議講武則其規畫綱紀者當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議講武則其衛命户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酌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舊制得人加以歲鑄事亦後緩者户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敷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奉詔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部曲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户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酌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為緩急之務既定議講武則其規畫綱紀者當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議講武則其衛命户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酌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舊制得人加以歲鑄事亦後緩者户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敷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奉詔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部曲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户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酌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

罷行臺

罷行臺

務實去虛

務實去虛

資治通鑑九卷二　宋高宗紹　十六

實北虜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傅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月量入為出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脩何患無財

孝弟求賢納諫

任將

治軍愛民為君

頻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台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懷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敗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勇分也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設斬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矯悍悖亂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今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賊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慧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蠹以除民害鉏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恤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貴叛乃愛民之實也詰旦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詭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瞻軍則厚稟其錢穀考材勞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濫其稅租藏之敕令實不能免苟以貶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士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寢荒此士地日變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幢旄發寶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厲分義弋赞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

太宗以自強

吾聖陳而前滑笏山奏司晨烏正則為入而伏出矣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又命福建團結鈐伏各擇其土豪使部署并起諸州際湖捍海等兵盡付木軍江東西湖南北京西淮南荊湖分道起官開田給養命廣西及民流若招之也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荊湖為北山輕生之用為北山輕生之用為北山輕生之用

存紀綱

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皇圖繼緒延祚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荀士之制是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

用君子

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業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退衆小人未必退一君子進則其撲滅火之橫心立異姓之詭誰之功者宜漸為荀士之制是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

趙開理財之善

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許浩曰寅之七策中興無遺策也人皆以為高宗不能用寅而吾獨以為寅不能用高宗焉當時徽欽北轅天下吊沸向非高宗極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君而亦孰肯為之用哉而寅謂

以親介弟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不當豫居尊位豈有已即位而可遂避哉是非惟昧於事幾且沸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據高宗之意言得行乎使寅有此策能異其辭而婉道之高宗雖怯而砥礪之餘因以請求未必止此惜乎寅不能也

張浚興府治兵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州○以張卻為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囚之○金人取沂晉州沂晉二州為兖州府高麗請修貢詔不許○冬十月金婁室取永興軍鄜州永興軍今西安府鄜州今鄜州是○盜鄢瓊圍兖州○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詰屈望降○帝渡浙居于越州今紹興元年府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又以山端為都統制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

存麾餘而貪滑認為己有共相隱匿怔不恤怨詈斷而敢行。疾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在不疑時浚荷重寄句搞月嘗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籌無遺策。雖支費不可

金師渡江

計而貲財常有餘。○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遂濟江以趨江西劉光世師師走南康金人入江州壽春今壽州黃州府屬湖廣　○十一月金元术入廬和州無為軍今無為州是　○張浚出行關陝○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當海入洪吉撫袁二州臨江軍滕康劉珏開金師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州走金人陷臨江又陷洪州袁州今吉安府吉州今袁州府今贛州　○孫悟如金師獻書請和也　○盜劉忠陷舒州　○金元术入太平州　○主管步軍司閻勍自西京奉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　○帝還浙西以禦金師至錢清復如越州錢清江名在紹興府城西五十五里以漢守劉寵一錢事得名　○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平江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　○以趙鼎為御

杜充降金揚邦乂死節

永興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之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敗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元术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戮且無制敵之方及元术攻烏江烏江縣名本和州今併入和州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泝諫請視師不從元术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陳淬及飛師師迎戰王燮軍先潰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元术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户部尚書李梲迎降充保真州通元帥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梲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元术使人

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元至金粘罕喝薄其為人久之得
仕○帝如明州（今寧波府）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故也○韓
世忠師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秦州○益梁仲陽襄陽府○
十二月帝至明州○金元术入臨安府遣阿里浦盧渾追帝于明州
（今為州屬直隸）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寨其可用者結以恩
義遣還令所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粮將士
忍飢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上）軍也爭降附之○金阿
里浦盧渾入越州遂渡曹娥江進侵明州張浚使楊沂中帥師御戰
于高橋敗之（曹娥江在紹興府城東南高橋在紹興府城西南）○金人暑洪州○周望及金

帝舟居于海

次于昌國縣

人戰于秀州敗績

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西遼康國四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



李彥仙死節

異浦盧渾復侵明州元术以師會之張俊走台州金人遂入城屠其
民○金阿里浦盧渾襲帝舟于章平張公裕敗之帝遂如溫州泊于
港口○金妻室取陝州知州李彥仙死之（初金人得陝州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特石壕尉李
彥仙聚衆陝州及絳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妻室采宾大至彥仙又大
敗之妻室僅以身免彥仙麾金人必并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妻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
輸一軍攻城則以三旬攻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食盡告急于浚七檄明端兵援之端素疾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曰與金戰妻室奇其才誘論百端彥仙采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大小二百餘戰其衆蜀官若民無一人降者妻室怒盡屠其民而去陝西在河南府城西

滕康劉珏免○金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企先遜中書令知古九世孫世為大官至是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二月鄜瑯降于劉光世○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金元术自明州還浙西遂入秀州○金人取東京入潭州屠其城○金元术自明州還浙西遂入秀州○金人取東京

四京淪于金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西京皆沒于金○(鳴州盜鍾相
自稱楚王(鳴州今常德府○赦以金兀李成陷舒州○(金)人至平州周望走
太湖(平州府今滁州府治縣太湖在縣西南)孔彥舟詣傳雲降○(張浚帥師入援○三月(金)元术入常州
鎮江府○使盧益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
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
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孔彥舟護從鍾相歸于行在誅之其黨祏
太復聚衆于龍陽(縣名在常德府城東南)○軍賊戚方陷廣德軍(方江淮軍校也○夏
敗(金)元术于江中元术走建康(縣名在應天府西北)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
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元术師還擊之及元术由秀趨平江

韓世忠大敗金人

四月張浚行至虔州聞(金)人退復還秦州○帝還越州○韓世忠大
敗(金)元术于江中元术走建康(縣名在應天府西北)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
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元术師還擊之及元术由秀趨平江
不敢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于(焦山寺)(焦山在鎮江
南北九里江中焦山因名上有浪打焦瞳此山因名)元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
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山在鎮江府城
有龍王廟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統領官乘小舟自金山西北七里江中山
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來(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
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入(後至兩騎其三騎則振策
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隊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元术也既而
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虜元术之婿龍虎大王元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
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元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
且行世忠艨艟大艦(艨艟戰艦也所以衝突敵船字典艨艟通釋名上下板重曰艦外狹而長曰艨艟)出金
師前後數里擊拆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元术窘甚或謂之曰(老鸛

岳飛邀擊金人于新成

河故道（老鸛河在淮安府城西）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元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新城一縣名在淮安府城西）大破之。（金）元术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維州遣字堇太一引兵來援。元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實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為兩道出。甚眾。每絕一綆。則拽一舟沉之。元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元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元术亟馳去。是海舟乘風使逢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漿。俟風息。則去。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乃以火箭射其篷。篷遂則不攻自破矣。元术然之。而白馬



岳忠武王世忠繫

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綱。八綱。火箭射之。五綱。八綱。悉是日丙申。天霧風止。元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繼。悉為所獲。綱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八千人拒元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吕頤浩免劉光世在位專恣中丞趙鼎論之也。）金當海舟初門北去。十年皇龍敗之于宋村。○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元术）既濟江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大敗之。靜安鎮在應天府城東北。）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王綯罷。○以翟興孟汝舟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玥李彥先薛慶並為鎮撫使。分土處之。○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連州在廣州府城西北）○滕濛鎮撫劉位為盜所殺。○以陳規解潛程昌寓陳求道范之

才馮長寧爲鎮撫使○以呂願浩爲建康路安撫大使朱勝非爲江
州路安撫大使劉光世爲兩浙路安撫大使○以郭仲威爲宣撫副
使○戚方降于張浚○張浚使岑琛帥師復永興軍金元帥自
鎮撫使○檄方降于張浚○簽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于燕○秋七月以孔彥舟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徙二帝于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鶻里改路五国城在遼東二萬衛北一千里自西而東分爲五国故名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棗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八月以謝
克家參知政事○隆祐皇太后至越州○辭慶及金人戰于楊州城
下死之○盧益罷○吳玠復秦興軍○張浚承制安置于郴統制曲
端于萬安軍 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畧然性剛愎既逐王庶而奪其軍朝廷疑其欲反後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妻室以孤軍深入吾覽我合諸路攻之不逃端曰彼將士精銳且恃粮于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

以范冲脩正實録

師以扼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彬罷白浚不以爲然及兀术犯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爲未可浚積前疑遂以參仲爲宋鄜延都統隨宜州鎮撫使○貶之端安置以參仲爲襄陽鎮撫使○

金人立劉豫爲帝

鄭氏崩于金之五國城○金立劉豫爲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劉豫爲帝及兀术北還議立衆以析可求劉豫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又許其腹心高慶裔說之乃從○參仲自均房州○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金參軍取延安府保安軍 今延安府保安縣○張浚使

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矣冲祖弼之子也○九月太上皇后
刪去春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辨誣錄由是
也帝悚然乃召冲重脩之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
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甚足傳信意在大之豈不無望於帝
哲宗實録初隆祐太后生哀冊宮中后
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

張浚富平敗績

富平敗績（西耀州東南）　浚退保秦州（秦鳳）　先是浚聞兀朮將至（孫侯涇原）　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劉錡）　以錫為統帥迎敵次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利州今保寧府蓬元縣）　陝西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閬州今保寧府閬四川道興州今略陽縣洋州今洋縣俱禹漢中府）　敵入境則敵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劉錡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妻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涼平行進薄諸營（錡等）　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

秦檜還自金

秦檜還自金　死（楚州今淮安府）　○冬十月秦檜還自金（檜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及南伐以為參軍撻懶妻王氏自軍中遣檜書）　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竟無識詞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孥又安得殺妻孥皆回也　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素善力薦其忠帝謂輔臣曰檜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

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忘兵則自檜始（蓋檜始倡和議于金故憒憒陰縱之使還也）

宋史筆斷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托詐非逃歸也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奸臣得遇以為戎虜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棄及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何棄等皆死於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戎虜求哀納款期有厚報何以得保首領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為虜反間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奸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誤歟默則檜之所以背主求生乘危賣國者不過欲圖身家之富貴耳然今日之居高鉉乃中國之富貴非戎虜之寵靈者也檜何忍舍君父之天恩懷狗彘之私惠國危已甚尚無悔心此無他蓋已何德於虜狄若是之深而忍君父之天恩懷狗彘之私惠國危已甚尚無悔心此無他蓋已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以淮寧（淮寧府今陳州）救附于劉豫（豫開封府今開封）是州○十一月趙鼎罷○以富直柔參知政事○以秦檜為禮部尚書○金韓里朵取涇原渭州鎮戎軍（涇原渭州鎮戎軍）○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岳州（岳州在漢中府城東南均州西北房州在襄陽府城西南今房縣是）張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璆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鐵山（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五里）棧道之險（棧道宋于此置寨以拒金人棧道

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

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通近郡宣司但當留守涪州好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役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扼險于鳳翔天散關東之和尚原（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南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以斷敵之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天漢（泯州今泯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是大潭縣在鞏昌府西和縣東南階成二州俱屬鞏昌府鳳州今漢中府鳳縣是也）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隴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十二月金斡里朵取鳳州○金金源郡王婁室卒○建州盜范汝為降○定差役法帝在河朔嘗歎知縣不得其人○充役次即至家及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以村疃三十戶（得料編差甲頭一名催納科稅以二千戶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四十五十頃至九品五十頃免差子孫



亦免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以村疃三十戶（得料編差甲頭一名催納科稅以二千戶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四十五十頃至九品五十頃免差子孫蔭書畫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試者雖多田亦免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亦免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西遼康國五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遥拜二帝不受賀

發齋論曰人主愛親而不知所以愛親恢復之志荒矣愛莫大於父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滕下之奉手足之情固其常焉使吾親不幸而窘於絕域之危抑欝而有志者於此還之則愛之大者此而遥拜非所急矣宋之二帝比行家壁遠圍之中俛首強胡之下以萬乘而受制於一虜人○事勢蹙矣國步艱矣高宗而知愛固宜誓忘勦敵恢復中原則沙漠之駕猶有還期何至亟拜遥遥豈其未而不圖其要伸一時之敗勤

而不能雪萬古之恥哉故曰不知所以愛也何為仁事親為大何為義事兄為大喬梓之父子人執無之未有不拜兄也或者父兄影響者隔他方是常拘拘於常哉懷愍之讐未復則元帝不宜徒以衰絰為禮蓋復讐者重也明皇之轍未遠肅宗不宜但以湯湯為思蓋還轍者重也權輕重較緩急此高宗之當親為迎請可也而何遥拜之圖哉太祖開基汴京定鼎宋金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統天下而并之五百年於茲矣徽欽二帝不紀蓋由窮奢極侈卒之以華召夷相繼北轅蓋不共天不同壤之大讐也奉一擊而還兩宮高宗孝弟之至孰有過于是者乎乃曰徽吾父也不見吾父何以安子之心欽吾兄也不見吾兄何以安弟之心況虜宮室之遂孰與夫穹廬氈幕之居享饋羹之奉孰與夫膻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孰與夫窮



邊紀寒之寒苦覩乎其形杳乎無聲不得已而有所謂拜者於斯時也固與威儀行列前後鏗鏘且再拜焉且稽首焉今年而拜于越州不已也又明年而拜于臨安猶一念而遥拜之誠矣嗟夫為此舉者是豈知復讐報怨孝子者所為哉拜父則還父可也拜兄則還兄可也此時而拜不見天下有孝弟之名此時而不拜不見天下有不孝弟之名帝而知孝弟不為是虚文也金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宋郊倏然有改王改涉之意爰爰乎祖宗陵寢父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亡廟在天之靈所以責帝者恢復也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帝者恢復也四馬南渡事非細故於此嘗膽可也於此坐薪可也於此枕戈可也於此復讐可也呪夫義聲倡率豈無感動者乎公卿將相豈無勇畧者乎甲兵車馬豈無

繕治者乎。非萬全不謀非乘時將不動繫宜君而屬其臣刑其未而
澤其井。破竹之機走丸之勝其將不在我乎。蓋椓可洗土地可收
父兄可復向也瞻望之苦。今也顏色之歡。昔問夔夔於朝夕之間
唱和雍雍於宮室之內。而高宗之所謂愛親者。無餘策矣乃討不
出此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講和議之策何有乎戰器之脩勤詔
使之通何有乎掃穴之計。忘讐忍恥無報心。致令二聖不諱于
假荒之境而感慨流涕者。天下同然帝之孝弟果何在也雖然中
興之業二帝果無志矣獨無三大臣。協力贊成於其間乎。李綱
張浚賢和也張韓劉岳良將也斗筲。一奏檜朝進一言以告和議
入一說以乞盟傾上聽而陷忠良。朝宋無宋而金有宋矣萬世誤
國之愆不能逭矣於乎。遺民一旅尚可興夏甲盾五十。猶可復雒
高宗不能為少康固矣。而亦不能為越句踐也惜哉

復賢良方正科　贈程頤直龍圖閣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張浚為江淮路招討使○李成陷江州○謝克家罷○盜曹成陷潭陽連鄂州○詔有司奉太祖後宜襲封安定郡王者○二月邵青寇亳州○以秦檜參知政事○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極其褒崇於是學者翕然尚之○三月張浚大敗李成于樓子莊復鈞江州於是浚軍有鐵山之號（鈞州今禹州江州今九江府）○金元术取潼洮河樂蘭鄯積石西寧州（潼洮河樂蘭鄯積石西寧俱州名）於是涇原鄜延二路皆為金有○張浚退屯興元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次于益昌王庶為利州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時金不破福建寧同谷以迫興州浚退屯興州而令張深劉子羽趨益昌（閬州今保寧府益昌縣名今保寧府昭化縣）福建縣名今屬昌府階州興州今漢中府）頼屯于宿遷縣○劉光世復楚州仲愔鄧州○盜李忠愔商州○五月以張用為寧武軍節鎮撫使（寧武軍今寧州安慶府）

妻寅亮請立太祖後嗣統　帝詔選太祖後

靳州今屬黃州府　○作大宋中興至寶○劉光世使王德襲揚州執郭仲威歸于行在所斬之○邵青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盜趙延壽據分寧縣呂頤浩招降之（分寧縣南昌府寧縣○張浚大敗李成于黃梅縣（今屬黃州府）成奔劉豫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李忠譚究降于張浚○張用復攻寇江西岳飛招降之○六月壬辰縣丞妻寅亮上疏（上辰縣今屬紹興府）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自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遺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昌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艱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斂斾星不張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執事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揩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以侯軍事寧歸葬永阡陵）○張琪陷徽州○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逃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隴州今屬鳳翔府方山原在隴州西南）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通逃）○秋七月以岳飛為右軍副統制帥師次于洪州（洪州）彈壓盜賊○封太祖後令舟為靳黃鎮撫使○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使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

張浚殺曲端甚非

于閬州將任用之王庶從而間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侍浚立時率以示焉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有指斥乘輿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于其所端七鞫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罷○以季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沮福棄永州以李祐代為鎮撫使永州今汝寧府○復置賞功房于三省樞密院○以呂願浩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為江東西湖東等路軍諭制置使○詔能建策還二帝者賞以王爵○冬十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崇明沙今為縣屬蘇州附○以孟庾參知政事○吳玠大





金元术于和尚原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時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金帛民益喜輸者多金人怒伏兵渭河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於嵯嵳山番牛山名在中府城西南會大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嶺箭筈嶺在鳳陽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徂于常勝又與玠戰輒敗其謀必取玠於是元术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渭河名在寶雞縣治南至寶雞縣名今屬鳳翔府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相拒遂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敵兵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堂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髡鬚髯劓其鬚鬚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衂（衂女六反挫也亦敗此也）深以為恥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閽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比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歃所甲反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血顏師古曰歃飲也飲之故曰歃索隱曰盟之用牲書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用犬夫以下用雞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焉○初關子（初置見錢關子）置見錢關子（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增辦合用錢而路不通無錢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付款）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升越州為紹興府○關師古復秦州（○劉豫使王世中寇廬州知州王亨斬之○金兀术自河東還留撒離喝于鳳翔遂取慶陽○弟容有以環州叛降于金○富直柔罷○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韓世忠為副使○富直柔罷○十二月盜發陷道州○桑仲寇復金州○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西遼康國六年○夏正德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帥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賀○韓世忠接建州（范汝為自焚死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盛世忠曰建居閩嶺上兵驕卒惰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鳥山五門破之波為死賊沿流而上已（卻指血肉矣）亟帥步卒

呂頤浩帥師鎮江

事。帥師如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璽皆隸焉。凡十餘萬人。

許浩曰。嘗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璽皆受節制。又值金人初建逆豫。無意中原。予意高宗之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其事。迄無成功。心甚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於桑仲。而世忠諸人。嘗無一言。則其衆謀未合。而未有勝算。從可知矣。夫中原板蕩。予茲有年。頤浩倘仲二人。而欲以喪敗之衆。北向制勝。其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不能制其下。又為所殺。其能以任此乎。幸而仲死。趙延壽又叛。而頤浩有疾而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為其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惟是舉善強人意。使其果出於頤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以倡率其衆。以與北面致死。則宗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頤浩無是心。焉或曰。史稱頤浩善弓馬。有膽略。時人倚以為重。而前此頤浩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於中興也。而予謂其無心乎。曰。頤浩果有心。則當時之可與共事者。莫若綱。若而頤浩忌之。謂其縱無善狀。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共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且前之願守常潤者。今頤浩也。明年之欲進取者。亦今頤浩也。今之舉既如此。則前之所守與明年之欲進取。從可知矣。望其成功。不亦難乎。

○劉豫從子汴京。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旌。拔木。發掘

殆盡賊頃歛衽哥民不即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羅袈由江西歷湖湘據賀邵郴連飛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杜嶺至此若至北藏嶺連控臨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散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曰成追而殺之則勢從者可悉縱之則衆懷勿安殺累上俘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柳桂招降者一萬餘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張浚以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為利夔制置使○金主以其太祖孫亶為諳班勃極烈（自斜也卒。諳班勃極烈位又虛至是粘沒喝乃立諳不早定恐授非其人。金主不得已許之。谷神等會朝言曰諸嗣父繩果多亡。諳班勃極烈者國儲貳也。金主此舉非但元帝嫡孫當立。

胡安國論時政

罷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汪伯彥用事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邺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后賞罰賞當罰當而后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謂曰聞卿深於春秋方召不至安國辭謝君臣相見倘爲畧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

帝讀春秋

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煩碎不宜急看光陰幾許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兼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吕頤浩不爲公論所容乃多引知名士列于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浚名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胡益曰曰爲黨哥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瑣闥門也門列爲連闥文而青塗也孟康曰以青畫戶牖事在建炎二年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録黃不下頤浩特命檜正諸房文字黃勉年書行安國言宰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

胡安國論朱勝非

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兒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
置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公羊氏言忘仇讎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
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人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
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即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曰安國憂
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又改命經
略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徼罪而去其自為謀則
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名彗出胃秦檜三上書留之不報
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程瑀
等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云應天變者為之一空安國強學力行
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輪沒常若痛切於身雖以罪
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嶷矣凝



秦檜兇

大父台首以安國尹焞為首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凌死而
靜雪松柏挺然獨秀者也○秦檜兇狡鉤深鍛鍊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
鍾秀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
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謂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唔飯共
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從動天下今為相設
施止是頤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
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吕頤浩諷致中侍御史黃龜年劾
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
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百學士院草詔禮入對
語以是事及王居正所言宗禮即以帝意載于訓辭播告中外人始

知樞之妒○九月韓世忠大敗劉豫之兵于鄂州○罷脩政局○王倫還自金倫議和從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以潘致堯為金國通問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却其幣奔豫論以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以王倫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閤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胡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皆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為非是乃以倫為副使浚始不安○以今時為妄定都王○金元帥右都監耶律余覩謀反伏誅遂大赦遼宗室十月禁私酤○祫享于溫州○十一月詔李綱



道程昌寓辦潛會師討揚太太年少楚人謂少為幼故又名揚幼○王彥復秦州○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民濱卒群聚為盜散處荊湘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鄂潭荊鄧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吕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川陝宣撫司以便宜賜類試陝西舉人周縠等進士出身○初置江浙湖通判椿錢吕順浩朱勝非郡邑多橫賦自此大為東南民害

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為交阯郡王○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孔子之後也○詔孟庾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金撒離喝取金州王彥奔石泉撒離喝乘勝而進金州今陝漢

劉子翬遺

中府石泉縣在金州西八十里

癸丑二年 金天會十一年○西遼重熙二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翬之師饋孛羽風關吳玠玠走西縣饒風關在漢中府西縣東南今漢中府沔縣是子羽走二泉縣金撒離喝遂入興元府而去時子羽聞王彦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野中府鳳縣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即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在漢中府東南玠邀子羽去子羽不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之西縣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金牛鎮

子羽保二泉

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天安軍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



金牛峽也在沔縣西四川大震子羽從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來有行意宣慰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輕棄後任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

天守潭毒山

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不守子羽不從玠不肯而留玠同守仙人關在鳳縣境潭水其上覆平有水乃築壁壘方

山形斗抜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境潭水在保寧府廣元縣北

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即東川郡也今爲州子羽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出斜谷關名在鳳翔府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散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徒涉洋之積及金人深入覘飢不繼殺馬及兩河所簒軍士以食而

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者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自褒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出連雲棧褒斜同一谷褒水通河斜水通渭北自以行船是也還興元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隨溪澗死者不可勝計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不意也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李橫復潁昌府潁順軍今許州潁昌府今許州是俱屬開封府○造渾天儀○以李橫爲襄陽府鄧隨均州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師守之殺金平在仙人關右興州長舉縣時駐守和尚原而興州既鉋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而別營之殺金平即殺金嶺也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北○以席益參知政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京師劉豫乞師于金金人救之及橫戰于孛馳岡橫師敗績豫復陷潁昌府○以韓世忠爲淮東路宣撫使○夏四月朱勝非以



丞相行○劉豫子將董震以虢州來歸以震爲商虢陝州鎮撫使虢州今河南府盧氏縣商州今西安府商縣○以劉光世爲江南東路宣撫使○李成復陷虢州○楊太僭號大聖天王太即么也○水軍統制徐文叛降于劉豫○潘致堯還自金以韓肖胄爲金國軍前通問使禁遏兵犯疆境○王彥復金州金人棄均房而去○詔李橫等班師還鎮以與金議和也○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張浚發閩州時浚被召而以劉子羽等軍敗狀事而未行王俁盧法原亦未赴閒至是詔周隨享李原宣押王俁盧法原赴鎮而罷宣撫司浚及劉子羽王庶劉錫等遂赴行在所○以陳規知興州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至是召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帝納之仍是不復除鎮撫使興州今漢中府陽縣署○六月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來歸人議和故也○詔王燾會



罷宣撫司

岳飛平虔吉盜

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賊彭友乘衆至近戰飛即馬上禽之餘黨退保固石洞飛遣死士疾馳登山賊潰皆降虔都

縣屬贛州府夏州即古虔州贛州府今古安府本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暑處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處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制旗賜岳飛

綱目斷云仁哉武穆之心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若以任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于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悃于鄧曹而天不善其報歟然則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乖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爲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起復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八月翟琮奔襄陽（襄陽縣名今河南府襄縣）○沂王楥有罪金人殺之（楥音逮）駙馬劉豫遂取伊陽（伊陽縣名今河南府伊陽縣）○九月吕頤浩免時頤浩言太祖取天下不過十萬今有兵士六七萬矣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俊岳飛劉光世所以禦敵者已有餘力宜養兵以息民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及蘇湖地震（蘇湖二州名）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失遂罷頤浩有膽智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詩國步斯頻頤浩步人倚之爲重然其再相也胡銓連也頤浩感帝安國勸其云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綱目斷云頤浩於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從便去乃知其姦今其請復中原亦因時勢而言耳豈其本心哉觀此一舉則知其言則是而心則非也

易諸將鎮守

○以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州韓世忠爲淮東宣撫使次鎮江府王璡爲荆南府鄂岳潭鼎制置使次江州○冬十月李成陷鄧州進寇

襄陽李橫奔荊南成入據之遂陷隨唐鄧州信陽軍今汝寧府○罷信陽州
諸路類省試舉人○十一月韓肖胄還自金奏沿淮兵擅侵疆境○
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言也○金元太取和尚原○十二月金李永
壽來自帝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之使報聘
至是始遣永壽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
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則
議與合議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劉豫以孔子後瑞襲封衍

聖公主祀事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西夏康
國八年○夏正德八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率
百官遥拜二帝不受賀○以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
二月廣益罷○三月吳玠及金元太戰于
長子刺之金軍分爲二元太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紮白雲入金陣金
金人仙人關以當其衝吳磷自武階路入援
閣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撼
之玠乃還據險○以趙鼎參知政事○罷都
督府以其兵屬張浚○張浚還自閬州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君之福
州泛至臨安中丞卞炳以宿州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貶官不受○以王伯爲川陝宣撫使盧
法原吳玠爲副使○夏四月安置撫司參議官劉子羽于白州今梧
州府傳○吳玠復鳳秦隴州○爬河蘭鄜路安撫使關師古以涇岷
叛降于蜀隊○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劉豫○五
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棚么與劉豫通欲順
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
飛爲之備及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
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腹之病李成遠遁然
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

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岳飛復襄陽飛至郢僞齊守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乏利險阻騎兵利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左軍右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拾而整後騎皆廢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王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餱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乃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金人侵金州王彥敗之○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玖于宮中○岳飛使牛皐復隨州○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岳飛使王貴張

議營田

襄漢平

憲復鄧唐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師次于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章誼還有金師○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

曰三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勗哉專之可也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乃上疏曰頃者陛下追張浚出使川陝國勢日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劉子云大功觀淮南子云日出湯谷浴于咸池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宗高帝與功臣剖符日使黃河爲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而裔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張浚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事無跲步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于醵金醵音遽合錢飲酒也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有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閔臣孤忠使得袒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以魏良臣爲金國通問使○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數之從呂聰問之請也○復以王似知成都府○以岳飛爲湖北荊襄潭

朱勝非罷

制置使次于鄂州從趙鼎言也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朱勝非罷勝非紫當罷者十二事帝未許時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請持餘服許之尋乞免且自論非君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誤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趙鼎入相

○安定郡王令時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師于金主乃命訛里朵撻懶調勃海崇兒軍五萬以應豫謂九木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徵各將兵會金師南下時兵自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陛辭時淮報驟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楊州○金人圍亳州○召張浚于福州浚至福州憲仝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遂上疏極言之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撙謂鼎曰大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孝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撙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撙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便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是時世忠得命。進駐楊州手敕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提舉淮東茶鹽公事兼侍讀○遂復如楊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齊。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鼎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酋兒孛董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聞大儀五里別將挺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士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摩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牧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鴉口橋天長縣名屬揚州鳳凰解元至高

中興武功第一

翻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各戰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踵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流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破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驟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洗與求復仇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替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鼎)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十一月詔暴(文)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六師即六軍也)○金人入(今鳳陽府)豫州○以入光滁州○以入濠州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盧州告飛使牛皐救之金師引去皐追敗之○金師渡淮北歸時楚州屯泗州元术屯竹墩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伶人樂人也)以檄召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元术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告示之元术色變遂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金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薪盡漢軍皆怨憤又聞金王病篤乃夜引師還元术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彌

言不足畏何也臣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臣奏金人遁歸元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社佑通典曰神州謂王者所居古土五千里內地名注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案地統書括地象著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曰神州賈氏禮疏曰崑崙在西北別統九州其神州東南一州耳禹分爲九又云神州之類今惟有神州分爲九張衡靈憲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陽西則多陰聖人不處焉陌千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強敵得以潛逃爲可憂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屢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禹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土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拒鎮盡在淮南荊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負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楊州爲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荊襄以襄陽爲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

攻戰之利

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河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頗師古曰落落難合言不相入也張潛曰落落猶疏也）然在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盖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蹇輦未復舊都吳如權宜且如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強之計使中原隱溺之民知所依歸堅戴宋之心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

措置之方

用人如用醫

而群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餘之富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鶩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既然敢以天下之重有任者幾人乎君無事小蕪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甚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

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援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陽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陽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粮積金帛敵來則禦使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聘使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語曰禮物所貴不貴使輕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治有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

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復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蕃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慮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乙丑五年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宋建康翻譯元年○西夏大德元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張浚還自鎮江○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帥師次于鎮江劉光世為淮西宣撫使帥師次于太平張浚為江東宣撫使帥師次于建康翻譯復光州○金王晟卒晟性寬厚簡重知國政粘沒喝幹離不總戎事滅史臣贊曰金太宗以斜也幹本知國政粘沒喝幹離不總戎事滅遼肇宋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武脩文經國規模於是始定在位

十二年無宮苑奔逸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亶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

仁璲立曰金主之死舊書高本朱子綱目書法也綱目於阿保機德光皆以死書故爾或曰遼人僅得山前山後數州之地金則奄中原而有之例之正否不當計其地之廣狹也揆之常經古今之大限也夷而居夷之地則非正矣作史者當計其侵之多寡而較其罪之輕重焉苟以得中國之地多即與而進之豈非示則於夷狄使之依例放傚為中國無窮之害哉或曰綱目於五胡皆以卒書何曰五胡雖夷狄之種然皆生於中國之地固非阿保機阿骨打化外之夷之比也例之於匈奴突厥彼又何辭

二月帝如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叔謀奉迎太廟神主于溫州○帝至臨安府○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卒于閣州○以趙昚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昚浚相得甚雖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朝位萬一有他日相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矣○以岳飛為荊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討楊么于洞庭湖王燮討么連年不克遂命飛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楊政敗之○作太廟于臨安從禮部貢外郎江端友之請也時御史張絢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計不復有意中原矣紹興之議遷都此始○閏月胡松年罷○王燮劉光世妄許氏等為強人之所劫殺而盜額外之數以為東南之害○三月張浚乞視兇○置總制司命孟庾領之從之數○金以粘沒喝許之○金以粘沒喝師于漳州詔許之○金以粘沒喝領三省事○初鄧艮間田宅契紙○奉安神主于太廟叔憂為宗義公○封周後柴

太上皇崩于金五国城

廟○太上遊君皇帝崩于金之五國城初太上自離汴與淵聖及后妃皇太子諸王分處諸郡至是崩于五國城之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說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衰亦作縗倉回反衰衣也杜預曰衰在胷前衣長六尺博四寸直心衣裳皆用極麄生麻布爲及下際皆不緝故名斬衰其服三年期杖用竹金人議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史臣論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也非有曹馬之篡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惠用心一偏陳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徯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滿信盡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賢良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進兵動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奪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設文

反以言諸數戔百古人君玩物而喪士縱欲而敗度雖不亡者徽

宗特甚焉爾

史臣曰朱弁欲請徽宗之柩固不如司馬朴之果決矣然弁寧不歸而不失王倫之堂堂子不生而不受金虜之官近全節以歸與張邵洪皓並皆匹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弁有曰嘆焉用之未生魂消鼎鑊龍髯之莫逮淚洒氷天若皓作則何史氏之失錄焉

行朝歛喜寧之禮于射殿○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自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博羅主簿南劍今延平府博羅縣今屬惠州府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蕭山縣屬紹興府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

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喜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歛潛思力行任重請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門人李侗初從彦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彦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又之侗卒業退居山中之理該攝洞貫久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彦甚重之侗於天下謝絶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荅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為延平先生延平今為府福建道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禀勁特氣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邑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



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能者可否者多正辭酌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五月何灌劾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言久直者驚動陵寢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于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益者誰歟但見內午而後通和之使未息有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居所恨甚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苴有脩書聘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閟暗問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辭之事恐

和說復行國論循范。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
胡寅罣 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閫地復士。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遂
遣棘行寅因乞外知邵州。○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潰州防禦使
建国公就堂命 瑗為建國公就堂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坤燕翊善起居郎朱震
燕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讀資善堂見瑗退而
岳飛統元歷 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之業其在是乎。○以令矺為安定郡王。○行
死湘湖平 岳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
令如山若齒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
招佐皆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至湖中
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會張浚至潭
州席益擬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飛忠孝人也兵有深賊胡可易
言益慙乃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七其功遷武功大夫飛以王燮
無功貶其統制任士安不受 節制故也鞭之使餌賊曰二日賊不



平斬汝矣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此士安軍并力功
之來設伏士安戰益伏四起擊之賊走會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
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豫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
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師以王師攻水寇則誰飛以水寇攻水
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誰若因敵將川敵兵奪
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
俘諸酋浚詠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
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陰曰欽
說全琮劉說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
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汛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
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即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
木亂草浮上流而下降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設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誰若因敵將川敵兵奪
張牛革以蔽天下矛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扳溺赴水死飛入賊壘餘
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巨舟千艘飛親行諸砦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里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張浚歎曰岳侯神
算也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政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孟庾罷○韓
世忠復鎮淮軍今鳳陽府懷遠縣 ○八月論祕經宣仁聖烈皇后罪追貶章
惇為昭化軍團練副使昭化軍今漢中府金州單州今兗州府陽
縣子孫不許在朝○九月金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考豐王宗峻為
景宣皇帝溫號

徽宗姓趙氏爲慮昭皇后○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以席益爲四川制置大使

徵處士尹焞

○令民自實田畝問架千官賣之○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爲崇政殿說書先是金人陷洛焞閉門自守至山谷中顯之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拜而受之因止於涪涪顯讀易地也焞閉三畏齋以君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仲淹以奉使自代○以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陝復以劉子羽參議軍事○以李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薦其忠也○以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夏大德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臨安府○以伯玖爲和州防禦使（和州名歷陽今屬鳳陽府）○安定郡王令矻卒○二月置行在交子務○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爲淮陽軍金元术救之世忠還○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命張浚進屯（盱眙縣名今屬鳳陽府）○三月以韓世忠爲京東淮東路軍馬撫置



岳飛素志復中原

置鄂州岳飛爲京西淮北路軍馬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遣以中國通占復反婦人喪冠以巾髮如帕之類也遂爲重鎮焉（山陽鄧名今爲縣屬淮安府）○（金以粘沒喝幹本蒲盧虎並領三省事○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京湖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五月復造見錢鬩子罷交子務○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進屯泗州浚命飛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以州邵降知商州經理商虢○以陳公輔爲左司諫○劉光世復書春府○入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李迨代之○岳飛使牛皐復

鎮汝軍○以秦檜為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孟庾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用事○張浚進屯（泗州）○岳飛欲進兵復中原不許復蔡州○金主追帝其先祖（追尊）巫普曰始祖烏雅束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綴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缽曰世祖頗剌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其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九月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進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帝至（平江府）○冬十月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張浚使王沂中帥師禦之戰于藕塘猊大敗走麟自（順昌）引去（順昌府名今屬阜陽府潁州）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恐懼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寇而乙（金主名）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



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徒連禍結愈無休期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則我受其弊兜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李何許之金主從其議遂不許豫簽卿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二道而南（辭率中路兵由壽春趣廬州以犯（合肥）姪猊率東路兵取紫荊山（巢湖口）以犯定遠（彭仙率西路兵趨兜（山）以犯六安（合肥縣名紫荊山在鳳陽府壽州東北巢湖已城名定遠縣名屬鳳陽府六安今為州隸廬州府）廷大懼時張浚屯（盱眙）揚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張浚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楊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浚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浚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俊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

張浚進戰之議

日之事。有死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帝慮張浚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行。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浚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血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資敵。且敵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倚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山名在大平府成此北是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淮西擊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徙率衆數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貌前鋒遇于越家

浚欲斬渡江者藉塘之牖

中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州與沂中浚等相應劉貌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盱眙從進行至藉塘沂中復遇之貌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貌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後。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貌以身抵其謀主李悅曰適見靜將軍銳不可當果殿前也。即與精騎數輩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請降。麟在順昌聞貌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退。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西遼主大石卒。其妻蕭氏權國事。子夷列年幼。遺命其后塔○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淮陽軍名今淮安府邳州○趙鼎張浚不協鼎罷

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

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鄧鄧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
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
及浚還朝鄧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
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風百倍。今六飛一回(六飛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如淳曰六馬之疾如飛故以飛言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
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鄧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
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
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鄧求退益力。遂罷知紹
興府(按鄧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復尊程頤之學。頤固有隱稱伊川門人以所載君臣相戒箴之言所以啓沃帝心。爲國浚爲小元祐復尊程頤之學。頤固有隱稱伊川門人以
歸鄉欲共由斯道。鄧頓首謝
許浩曰張浚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鄧疑

抑之。浚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鄧。時鄧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
一憂之。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鄧有是心。遠臣豈能勝
近臣哉。浚去必矣。而鄧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
當去。可見其所謀爲國而非以己故矣。鄧心爲國。浚委得而憾之
一浚心亦爲國也。爲國謀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爲國事而憾
而非以己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薦鄧。浚不負乎鄧也。他日高宗欲罷浚。賴鄧力爭而免。是鄧不負
浚矣。浚鄧不自相負。其背負高宗乎。浚鄧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
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盡其中興之業。可惜也
○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以呂頤浩爲浙西安撫制置大
使。判臨安府。○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詔從之。○以劉頤爲廣州參
議軍事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西遼咸）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
金初用大明曆○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張
浚改撫樞密使以秦檜為樞密使○何㮚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
太上皇后崩帝成服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古者三年之喪自天
帝遺詔令天下三日皆釋服宮縣禁中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日緣
北日釋服應劭曰紅者白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禪也三十六日
而釋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工顏師古曰紅與工同
此喪制者漢文創意為之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日
之文禪又無一月也何謂以日而易月乎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時知道君皇帝
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
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
未返（顏師古曰梓宮者天子之棺也）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
以梓木為之親身之
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



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
俾中外感動而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
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缺然深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
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
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虢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制此至耻
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皆臣致乞賜罷黜
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以王
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倫陛辭帝命謂徒撓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只付劉豫曷若見歸○以岳
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復詔德瓊
曰聽飛節制如朕親行時韓世忠張浚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浚為
康府○以呂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帝至建康○以沈

張浚深忌岳飛

劉光世兗

與求知樞密院事○遥尊宣和皇后帝一日號慟請后垂簾氏為皇太后帝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眩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請和正為此耳翰林李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遥尊為皇太后從之○以呂頤浩兼行宮留守孟庾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兗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呂祉節制之光世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流蕩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乞辭兵柄遂罷為萬壽觀使○夏四月作太廟于建康○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畧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奪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河陽縣名今懷慶府孟縣陝府即陝州禹河南府閿鄉縣西六十里與華陰縣分界以號召五路叛將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后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

胡安國上疏被貶

御之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言已忘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府參謀軍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之如何飛曰德與鄜瓊素不相下一日擾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素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艴音勃怒色）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君為念哉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以歸廬山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于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有挾而未相君曰要君也）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權其判官○張浚如太平州淮西視師○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顓兄弟

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采得從順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開

四人道德名世

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荀卿趙人也仕楚為蘭陵令著書數萬言卒葬蘭陵後世追封蘭陵伯○楊雄成都人少好學傳極深書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沉思漢成帝時為郎給事黃門嘗奏其奇字揚四賦又著法言及太玄經等書后世追封成都伯○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北南陽莊是年七歲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及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唐憲宗朝因諫佛骨貶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召拜國子祭酒歷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其為文擺落一出於正佐佑六經孝者所以事君忠者所以事親仁者所以愛人義者所以行事禮者所以立身知者所以辨是非信者所以守誠此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六月沈與求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眾詔起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

吾所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

若所請進討不許

晉灼曰游吾水上之流即流也謂

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秋七月嗣濮王仲湜卒○金晉國王粘沒喝卒粘沒喝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屯盱眙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屯廬州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之軍鄜瓊副之瓊與德素弗夷不相下及光世返朝德瓊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返建康○召

呂祉死節妻死祉以狗

淮西副統制鄜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括髮又以布為頭纏歸宮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狗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

綱目斷云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品祉不習

軍旅今果漏泄軍情以致鄱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鄱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鄱瓊之叛張浚不聽之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詔張浚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鄱瓊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淅援飛知劉豫結秘浚罷而兀术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謀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詰吾今留汝復遣至齊問李兵期到服納書戒勿泄作蠟書因謂諜曰吾金主諜返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金主于是廢豫之意益決四太子謂兀术也○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雖耻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已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令浚節制

引兵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奉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忠愛陛下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以劉錡知廬州○

冬十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漢武帝元光二年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狀狂邀之不至恢以罪下使自殺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然後可已之詔罔言浚已落職帝曰浚非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勿過有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辨帝怒未釋鼎力爭帝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討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秦檜憾浚不出一語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

金主廢劉豫

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金以撻懶兀朮為左右副元帥。○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初承召命。以疾辭。不行。范坤奏給五百金為行資。令漕臣奉詔至。(漕。沿州今屬重慶府)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遂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越召入見。故有是命。○張浚棄釿跆(釿音軋。跆音台)還建康。○金龔汝弼劉豫以歸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而得立。故奉二人特厚。諸將多憾之。粘沒喝既死。豫兵復敗。竊塘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偽稱伐宋。以襲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宏用國為。○韓世忠岳飛請伐(金)以復舊壤。不報。○十一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官。○十二

劉平廣盜

月。廣州盜蔡母謹和尚(蔡母謹。不尚啸)船四十餘。(女芽監場劉頎將為廣州參謀官帥幻術)水鎮溪頎即師討誅之。(溪于三水鎮)遂殺逐母謹和尚。捕逐(賊黨)同七世祖由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貴里人。入閩。(交阯郡)王李貴燦卒子天祚嗣

資治通鑑會成卷之九終